

何炳松
孫偃工編

師範學校
教科書
國

文
第四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何炳松編
孫佷工編

教師範學
科學校
書
國

文
第四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2173 3092 1

師範學校教科書(甲種) 國文教科書第四册

目錄

一 通書	周敦頤	一
二 定性書	程顥	七
三 西銘	張載	七
四 白鹿洞書院教條	朱熹	一〇
第一學程教學舉要		一二
五 傅介子傳	班固	一三
六 蘇武傳	班固	一五
七 班超傳上	范曄	二一
八 班超傳下	范曄	二八

第二學程教學舉要	三五	
九 貓鼠同居	格林作 趙景深譯	三六
一〇 誠實仙子	格林作 趙景深譯	四一
一一 春天歸來了	陳伯吹	五〇
一二 一年四季都好看	陳伯吹	五五
第三學程教學舉要	六二	
一三 觀物內篇	邵雍	六三
一四 象山語錄	陸九淵	六五
一五 科學週報發刊詞	吳敬恒	六八
一六 易全國校長電	蔣中正	七二
第四學程教學舉要	七七	
一七 戰城南	吳均	七八

一八	詠荆軻	陶淵明	八〇
一九	文姬入塞	陳玉陽	八二
二〇	仇金	蘭姆作 林紆譯	八九
第五學程教學舉要			
二一	一顆雞蛋那麼大的麥子	托爾斯泰作 顧均正譯	九八
二二	巨漢與小孩	王爾德作 朱樸譯	一〇三
二三	小石塊的故事	蘆谷蘆村作 亦非譯	一一一
二四	星兒們的談話	小川未明作 亦非譯	一一八
第六學程教學舉要			
二五	養氣章	孟子	一二七
二六	學記	禮記	一三二
二七	祭亡妹文	彭兆蓀	一三七

二八	祭仲弟文	李慈銘	一三九
	第七學程教學舉要		一四一
二九	柏舉之戰	左傳	一四三
三〇	伯莒之戰	公羊傳	一四七
三一	賀新涼	文及翁	一五〇
三二	六州歌頭	張孝祥	一五二
	第八學程教學舉要		一五三
三三	張巡死守睢陽	胡林翼	一五四
三四	徽欽北狩	宣和遺事	一五九
三五	真珠簾	陸游	一六八
三六	賀新郎	辛棄疾	一六九
	第九學程教學舉要		一七〇

本學期略讀書目

大學

後漢書

荀子

墨子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韓昌黎集

柳柳州集

白香山集

歐陽文忠集

元豐類稿

本學期略讀書目

師範學校教科書（甲種）

國文教科書第四冊

一 通書

周敦頤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
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
○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

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④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注 ○周敦頤，字茂叔，世稱濂溪先生。宋道州人。爲宋理學之開祖。有太極圖說及通書。○見

孟子公孫丑上。○見論語雍也章。○見論語雍也章。

一一 定性書

程 顥 ○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良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節選宋元學案

伊川語錄

程頤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學者，先要會疑。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能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錮，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知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郟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知鑿空撰得出，

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莫貴於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之於仲尼，得他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個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卻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常愛杜

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爲。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小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學者好語高，正如貧子說金，說黃色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節選宋元學案

注 ①程顥，字伯淳，宋洛陽人。世稱明道先生。與弟頤學於周敦頤。有定性書、太極圖說。②程頤，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著有文集及易傳語錄等。

三 西銘 ①

張載 ①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①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②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③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不愧屋漏爲無忝，^④存心養性爲匪懈。^⑤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⑥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⑦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⑧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載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

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

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選自宋元學案

注

○張載講學關中時，書二文於學堂壁，左曰「反愚」，右曰「訂頑」。程子改爲東銘西銘。西銘卽

訂頑。朱熹注爲一卷。○張載，字子原，宋郿縣橫渠鎮人，世稱橫渠先生。傳其學者稱爲「關學」。有

西銘，東銘，正蒙，理窟，易說等。○宗子，謂嫡長子也。見儀禮注。○家相，家臣之長，主知家務者也。

⑤癘，音隆，罷病也。⑥見中庸。⑦見孟子盡心章。⑧禹代鯀為崇伯，見書「伯禹作司空」傳。孟

子離婁下禹惡旨酒，而好善言。⑨堯遊乎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

子。」⑩伯奇，尹吉甫子，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履霜操，見韓愈琴操序。

四 白鹿洞書院教條

朱熹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
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
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房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選自宋元學案

注 ①朱熹 (1130—1200) 宋婺源人。字元晦，一字仲晦，晚號晦菴，世稱朱子，或朱文公。其學盡得程氏之傳。有朱子大全一百卷。

第一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文六篇。有宋一代底道學，周子啓其端，二程宏其業，張子大其統，朱子集其大成。這學程裏就是以講明這種系統爲務的。

二、作法：辯論術(A)。

(1) 題目底內容及分析；

(2) 證據材料底來源及分量；

(3) 覆辯底預備及演述。

(參費培傑譯辯論術之實習與學理第一編各章)

三、教學注意：

(1) 提示宋儒學派底淵源及其學說底大略。

(2) 參讀呂思勉理學綱要及孫俚工孫怒潮合編中華學術思想文選

五 傅介子傳

班固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

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

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

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

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①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關。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介子藁，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④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選前漢書

注 ①班固，(32—92)字孟堅，漢扶風人。有漢書一百卷。②龜茲，音鳩茲，漢西域古國。在今

新疆庫車縣地。樓蘭，漢西域國名。後更名鄯善，今新疆塔爾巴哈台縣有地爲沙所掩，卽其舊城。③元鳳，漢

昭帝年號。④烏孫，漢西域國名，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地。⑤大宛，古國名，今俄領中亞細亞之佛爾

哈那州之地。⑥懲，戒也。艾，治也。⑦安息，古代波斯地方之王國。⑧元始，漢平帝年號。

六 蘇武傳

班固

武字少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①廢監，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②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

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
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
餘人俱。

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
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
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
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
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
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闕氏等皆死，虞常生得，單
于使衛律治其事。

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
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

④「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⑤覆武其上，踏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

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鬥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

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

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至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①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②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③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④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

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⑤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⑥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

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駭，令漢且贖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節選漢書

注 ①見前篇注一。 ②移中，廐名。移，音移。 ③天漢漢武帝年號。 ④假吏，猶言兼吏也。 ⑤

左伊秩訾，胡官之號也。 ⑥即謀單于，何以復加，猶言謀殺衛律，其罰大重也。 ⑦燼火，謂聚火無炭

者。①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說此言，示絕其事。②掘野鼠去中實，謂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也。

③繳，音斫，生絲縷也，可以弋射。檠，音警，檠弓弩，謂輔正弓弩也。④丁令卽丁靈，胡之別種。⑤保宮，

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⑥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⑦曹柯之盟，曹

沫以勇力事魯莊公。與齊戰三敗北。公懼，獻遂邑地以和。魯與齊會於柯而盟，沫以七首刳齊桓公，悉

反亡地於魯。

七 班超傳上

范曄①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大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榮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②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③而當封侯

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台令史。後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④戰於蒲類海，⑤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敬禮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

「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命。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

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

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

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⑤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建初^④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⑥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率伍小吏，實願從谷吉^⑦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⑧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戾，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

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依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

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

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賓，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④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注 ①范曄（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人。有後漢書一百卷。②永平，漢明帝年號。

③祭酒，一坐所尊，則先用酒以祭，故以祭酒爲尊敬之稱，猶唐人之稱先輩，布衣諸生，猶言尋常之儒生。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餘則僅麻，故曰布衣。④伊吾，地名。今新疆哈密縣地。⑤蒲類海，

奴中海名，今新疆鎮西縣西北有池，卽古蒲類海。⑥尉頭，西域國，今新疆烏什縣西。⑦建初，漢章

帝年號。①拘彌，西域國，今新疆于闐縣以東之地。②谷吉，前漢谷永父。元帝時，遣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③魏絳，春秋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因使絳與諸戎盟。見左傳。④曾參，孔門之孝子。嘗有與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謂曾參殺人，其母不信，織自若。有頃，又一人至，告其母，母仍織如故；又一人至，言曾參殺人，母懼，下機踰牆而走。

八 班超傳下

范曄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遣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

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

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入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

道屬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懼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

之心，而致天誅，獨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覲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捐棄。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

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⑧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⑨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⑩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

出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
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

節選後漢書

注 ①符拔，亦作扶拔，獸名，似麟無角。 ②永元，漢和帝年號。 ③危須，西域國，今新疆焉耆縣

城。尉犁，西域國，今新疆尉犁縣北一帶地。 ④司馬法，齊威王諸臣集古兵法之書。 ⑤太公姜尚佐

周武王滅商，封於齊爲諸侯。其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皆反葬於周。狐死首丘，言狐雖狼狽而死，猶
使首力向其丘。丘，狐窟穴根本之處也。代馬依風，代郡在北，北風起，馬常以身切近之也。 ⑥周文王，

嘗出遊，見枯骨，使葬之。諸侯皆謂其澤及枯骨，遂相率歸周。田子方爲魏文侯師，見君之送馬棄之，曰：

「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遂收而養之。 ⑦見詩大雅民亦勞止章。 ⑧戰國時趙將趙括之

母。括出兵，母知其必敗，先請於趙王，得不坐。偷姬，齊桓公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議畢，公入，姬辨其色，

請免衛之罪，公許不伐。

第二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文三篇。形式爲純粹的敘事文，內容介紹漢朝底三個民族英雄，傅介子底勇敢，蘇武底節操，班超底智謀勇略及其冒險的偉大精神，俱是我們底歷史上的光榮。

二、作法：文法 連詞(B)。

連詞底種類(下)。

(e) 提挈連詞——「夫」，「蓋」等。

(f) 推拓連詞——「雖」，「唯」，「縱」等。

(g) 假設連詞——「如」，「苟」，「使」，「令」，「藉」，「鄉」等。

(h) 比較連詞——「如」，「而」，「與」，「與其」等。

(參馬氏文通卷八，陳承澤國文法章創十，章士釗中等國文典第八章，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第八章。)

三、教學注意：

八 班超傳

(1) 提示本學程各篇中所有的連詞；

(2) 參讀前後漢書。

九 貓鼠同居

格林著
趙景深譯

一隻貓認識了一隻老鼠，對老鼠說，他很愛她；終於老鼠答應與貓同居一室，家庭裏的事情，共同負責。

貓說：『我們一定要預備一點冬天的糧食，不然我們就要餓死了；你這個小老鼠，不能再像這樣逍遙浪蕩了，否則你一定要後悔莫及的。』

這個忠告成了事實，他們拿了一個鉢來，裏面盛了一些脂油。他們有了鉢，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好。後來貓想了許久，說道：『除了禮拜堂好放這個鉢，我再也不想不出更好的地方了，因為沒有人敢在禮拜堂裏偷一點東西的；我們要把鉢放在風琴底下，不去動牠，等到需要的時候再去拿。』於是，這鉢就放在安全的地方。

可是過了不久，貓又念念不忘於鉢，他對老鼠說：『我要告訴你，我的姑母要我替她的小兒子做教父，她的兒子是個有棕色斑點的小白貓，所以我要去施洗。今天就要去。你在家裏好好的看家吧。』老鼠答道：『好的，你去吧，如果你喫到好東西，可不要忘記我呀。我也想喝一點那施洗用的紅色的甜酒呢？』

但是，這只是捏造的故事罷了；因為貓並沒有姑母，也沒有請他做教父這件事情。他一直走到禮拜堂，爬到脂油鉢那裏，先把頂上的一層舐去不少；後來他就

在城中屋頂上走路，思索圓謊的法子，時常在太陽底下打呵欠，摸摸鬍子，常想到那個脂油鉢。到了晚上，他纔回家，老鼠說：『就回來啦，今天你過得多麼美呀！』

貓答道：『是的，弄得很好！』

老鼠問：『你替小孩取個什麼名字呢？』

貓很快的答道：『頂上光。』

老鼠說：『頂上光，這是多麼奇怪而又希罕的名字呵！你們家裏取的都是這

一類的名字麼？

貓說：『這有什麼要緊呢？這總比你們家裏的小孩叫什麼偷飯屑要好得多呀！』

不久，貓又想起那鉢脂油來，又對老鼠說：『我又要請你替我看家了，我又要去教教父，這個小貓的頸上有一道白圈，我不能拒絕他們的請求。』忠厚的小老鼠答應了。貓又爬到牆後，到禮拜堂裏去，把脂油吃了一半。他說：『再也沒有比喫獨食的味兒更好的了。』他很滿足於他日間的飽餐，回家的時候，老鼠問他：『這個小孩叫什麼名字？』

貓答道：『一半光。』

『一半光！你這名字是什麼意思？我畢生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名字！我可以隨便賭什麼東道，這名字一定是不在曆本上的。』

不久，貓的嘴又饒了起來。他對老鼠說：『好事總是接二連三的來，又要請我

做教父的了，這孩子很黑，小爪子卻很白，他的身體上沒有一根白毛；像這樣的事情兩年只有一次，這一次請你讓我去吧！

老鼠答道：『頂上光！一半光！這些都是古怪的名字，未免有一點使我懷疑。』
貓答道：『唉！你穿了灰衣服，拖了長尾巴，坐着沒事幹，只曉得胡思亂想。這都是由於不大去見見世面的緣故。』

貓出去以後，老鼠忙着打掃房間，這時貪嘴的貓早已把一鉢油舐光。他心裏想：『不統統喫光，心裏總有了牽掛。』到了晚間，他飽了肚皮懶洋洋的回家。老鼠又問他，第三個施洗的小孩叫什麼名字。貓答道：『這名字可真好極了，你聽了一定喜歡，他叫——掃光。』

老鼠喊道：『——掃光！這真是最奇怪的名字。我還不會在書上看見過這樣的名字。——掃光！這是什麼意思呢？』她搖了搖頭，便蹣跚起來睡覺了。

此後再也沒有誰請教貓去做教父。到了冬天，戶外無物可拾，老鼠便想起他

們所貯藏的食物來，說道：『貓友，來罷，我們去看我們所存的油鉢吧；大概這味道現在更好一點了。』

貓答道：『是的，這味道好像你的舌頭舐着窗戶一樣。』

於是他們倆一同出發。他們到了禮拜堂，鉢子還放在原處，——裏面卻是空的老鼠說：『呀，現在我纔明白，原來你是這樣一個忠實的朋友。你在做教父的時候，全都吃光了；先是「頂上光」，後來是「一半光」，最後是——』

貓說：『你安靜一些，好不好？不許多說，不然我就要把你喫掉。』可憐的老鼠「一掃光」剛剛出口，貓就向她身上一撲，把她銜在嘴裏，一口吞掉。

這樣事情，每天都可以遇到，世界上的事情，大都是這樣的。

選模範童話讀本

注 ①雅各格林 (Jacob Ludwig Carl Grimm 1785—1863) 和威廉格林 (Wilhelm

Carl Grimm 1786—1859) 兄弟，同為德國童話家。二氏所作童話，幾全為兄弟二人合作。譯本有

格列姆童話集，時諧，灰狼，德國童話集，小姊妹，等。趙景深（1902—）四川人，現代作家，曾任復旦大學等校教授，現任北新書局編輯。有梔子花球，荷花，安徒生童話等。

一〇 誠實仙子

格林著
趙景深譯

一個樵夫和他的妻子住在森林出口的附近。他們只有一個三歲的小女孩，他們很窮，每天常有麪包缺乏的恐慌。

有一天早晨，樵夫的心裏很悲傷，到森林裏去工作；他剛用斧頭砍樹的時候，就有一個美麗的仙子站在他的面前。她的頭上戴着金星閃耀的王冠，她的頭髮上還有寶石的閃光。這時她對樵夫說：『我是誠實仙子，並且是一切好小孩的母親。你很窮苦，把你的小女孩帶來給我吧，我要做她的母親，十分憐恤的撫養她。』樵夫覺得把她的小女孩託給這樣好的仙子，是很妥當的，非常欣喜，所以他把他的小女孩喊到身邊來，交給美麗的仙子。她將這女孩帶到雲中可愛的王宮。

小女孩在天上很快樂；她有甜麪包吃，又有新鮮的甜牛奶喝；她的衣服是絲線和金線織成的，她整天的與仙子的的好小孩們玩耍。

她在天上一住到十四歲，有一天好仙子把她喊到身邊來，說道：『親愛的孩子，我要出去作長途旅行，我不在家的時候，把我仙宮十二個門的鑰匙交給你看管。其中有十二個門，你可以任意打開觀覽室內的奇珍異寶，只有一個門，就是這把小鑰匙可以打開的，你不許進去。如果你違背了我的話，你就要得到很大的不幸。』

小女孩誠實的答應，願守這個戒條。好仙子一走，她就立刻把王宮的一個房間打開。她每天打開一個門，後來把十二個門全都打開了。她在每一個房間裏，看見一個美麗的仙子，四面有清明閃耀的光輝，所以充滿了光明和榮耀。她與跟隨她的好小孩，都充滿了快樂。

這時這禁室還不曾打開；但她的心裏卻非常想望：要看看這房間裏究竟藏

着什麼東西，她就向她的同伴們說：『我想把這門打開一點點，探首進去看一看。』

好小孩之中的一個說：『不要呵！這會要弄糟的，好仙子禁止你這樣做，倘若你做了，會要遇到可怕的事的。』

小女孩沉默了一會，但她想望的心還是不能寧靜。她的好奇心一天天的增長，總也不能平定。

終於有一天，她趁一切小同伴全都不在家的時候，她自己想道：『現在我可以進去張一張了，不會有人知道的。』

所以她把鑰匙拿去，揀出開禁室的鑰匙，放鑰匙眼裏一轉。她像這樣一轉，門就打開了，他看見三個美麗的仙子，坐在光輝奪目的寶坐上。她嗅了一驚，呆呆的站定。後來她向前移動了幾步，把她的一個手指放在奪目的光輝中，她把手指抽回去的時候，手指上已經鍍了金。她看見了，非常恐怖，趕忙關上了門，跑到王宮別

的部分去，但她不能遏止她的恐怖。她發現手指上的金色，隨便怎樣洗滌搓擦，都不能除去，心裏便跳得非常厲害。

這件事剛剛發生不久，好仙人就回了家，把女孩喚到身邊叫她把鑰匙交還。她把鑰匙放在仙人手裏的時候，仙人溫和的望着她的眼睛，說道：『你打開過第十三個門麼？』

答語是：『不會。』

好仙人把她的手放在小女孩的心上，由她的心跳，知道她違背了她的禁約，曾經開過禁室的門。於是她又說：『你打開過第十三個門麼？』

第二次的答語又是：『不會。』

這時仙人發現女孩的手指在接觸強烈光線的時候鍍了金，由這一點知道她是犯了罪。第三次她又問同樣的問話，但是小女孩的答語仍舊是一個『不會。』

於是小仙人對女孩說：『你不曾服從我的命令，說話不誠實；因此你不配住在雲中的美麗王宮裏，不配與好小孩們作伴。』仙人說話的時候，女孩就沈入酣睡，跌到地上來。

她一覺醒來，方知她自己是睡在大山林裏。她要想喊出來，人家却不會再聽見她的聲音，因為她已經啞了。於是她跳了起來，要想走出這山林，但無論她向那一方走，都有荆棘叢林把她趕了回來，她不能從荆棘中穿過。她所幽錮的地方四面都是山洞，她想在一一個山洞裏住宿；因此，當夜色來臨的時候，她就爬進去睡，一直睡到早晨。在狂風暴雨的天氣，這山洞就成爲她唯一的隱蔽之所。現在她的生活的確非常可憐，她每一想到在美麗的王宮裏，與好小孩作伴，度快樂的日子，她就要傷心痛哭。

她搜尋草根和野漿果爲食，在秋天她就將枯葉集聚攏來，帶到山洞裏做牀褥。在冬天，堅果就是她的食物，冰雪下降的時候，她就像一個可憐的動物似的，在

枯葉堆裏打滾。她的長髮披在身上，好像大氅一樣，因為她的衣服全都破爛了。像這樣一年一年的過去，她受了許多的貧乏和痛苦。

有一天是春天，樹都綴上新鮮的綠葉，這地方的國王在樹林中打獵，追趕一頭鹿，看見這頭鹿鑽到荆棘叢中的山洞裏去。爲了追鹿，他就下馬步行，拔劍砍開荆棘而入。

他走到荆棘裏面，就看見一個美麗的姑娘坐在樹下，從頭到腳遮滿了她自己的金髮。他起初喫了一驚，呆呆的站定，後來他說：『美麗的姑娘，你是誰，你爲什麼坐在這個寂寞的地方呢？』但是她不回答他，因爲她已成了啞子。

於是國王又說：『你肯與我一同到我的王宮裏去麼？』她就點了一點頭，國王挽着她的手臂，抱她上馬與她一同回家。

他們一到宮城內，國王就拿美麗的衣服給她穿，凡她所要的東西，國王都拿許多給她。她雖然不能說話，卻很美麗貞淑，國王愛上了她，不久他們就結婚了。

一年以後年輕的王后生了一個嬰兒，晚間她躺在牀上的時候，好仙人便在她面前出現，說道：『現在你願意承認禁室的門是你開的麼？如果你承認我就恢復你的說話能力；如果你仍不承認，堅決否認你犯過罪，我就要把你新生的嬰孩取去。』

仙人使王后有說話的能力，使她答話；但她仍不承認，說道：『不，我不曾開過禁室的門。』

好仙人聽了這話，就把新生的嬰兒挾在臂中，一會兒就不見了。

第二天早晨嬰兒失蹤，人民就傳佈一種謠言，他們說王后把嬰兒弄死了。她聽見他們所說的一切，但她却無法分辯；幸而國王愛她很深，不相信那些攻訐她的惡言，這事方纔平息。

第二年王后又生了一個嬰兒，好仙人又在她面前出現，說道：『如果你現在承認開過禁室的門，我就把以前取去的嬰兒還你，並且使你的舌頭自由，但你如

果還是不承認，你就要繼續做啞子，我還要把你的第二個嬰兒帶走。」但是王后又答道：「不，我不曾開過禁室的門。」於是仙人又把第二個嬰兒帶到雲中的王宮裏去。第二天早晨，第二個嬰兒又已失去，人民又竭力攻訐起王后來；他們甚至說，他們以爲王后是個女鬼，把嬰兒喫掉了，國王的臣子甚至要審問她。但國王愛她很深，以爲沒有這麼一回事，並且恐嚇臣子，如果他們再敢說一句話，反對王后，他就要把他們正法。

到了第三年，王后又生了一個女孩，好仙人第三次又走來對她說：「跟我來。」仙人拉着她的手，帶她到雲中的王宮。她領她進去，領出兩個美麗的小孩給她看，他們在輝耀的陽光中，美麗的星旁嬉笑玩耍。王后看見她的兩個兒子，非常高興。好仙人對她說：「你的心還沒有軟化麼？就是現在，只要你承認你曾經開過禁室的門，我還是可以把你的兩個小孩還給你的。」

但王后又作第二次的同樣回答——

『不，我不曾開過禁室的門。』

於是好仙人允許她再降到地面，又把她新生的女兒帶走。

到了第二次早晨，人們發現第三個嬰孩又已失去，他們便非常憤怒，說道：『我們的王后真的是個女鬼，她把她自己的嬰孩都喫掉了，她應該定死罪的。』這時國王再也壓伏不住他的臣子了。王后被帶到法庭面前，她既不回答，也不辯護，便被定爲活焚之罪。木材都堆在一起，她縛在樁子上，但當火焰在四周密佈的時候，她的驕傲便從她的心底融化了，她懺悔起來；她心裏想：『呵！我在死前向好仙人認錯告訴她那禁室的門是我開的。』她想到這裏，她的聲音就恢復了，她喊道：『誠實仙子，我犯了罪。』

話方出口，雨就傾盆而降，立刻把火焰撲滅，一道亮光圍繞着她，好仙人在亮光裏出現，手裏拉着她那兩個久已失去的親愛的男孩，懷抱着她那新生的小女孩。仙人溫和的對她說：『現在你認了罪，所以我饒恕你，不但恢復你說話的能力，

還將你三個可愛的小孩還給你，更允許你此後幸福而且愉快，以終天年。因爲凡是認罪的人，都可以獲得憐憫的。』

選鐵箱

注 〇見前篇注一。

一一 春天歸來了

陳伯吹〇

大家拍拍手，歡迎春回來。

春先勸着北風回去，不再要吹起；
春請着那冰兒融化，不再要凍結；
春又用一把掃帚，掃乾淨了雪地；
春輕輕替草穿上了美麗的綠衣；

春低低的喊醒了花兒，花兒歡喜；
春喊鳥兒唱歌，吱吱喳喳唱得齊；
春催促蜜蜂快起快起，去採花蜜；
春叫蝴蝶一雙雙舞蹈，忽東忽西；
春招招手喚燕子歸來，溫和天氣；
春還把紙鷂高高捧起，捧入雲裏。

春天歸來了，逍遙又歡快。

注 ① 陳伯吹現代童話家，現任北新書局編輯。

選小朋友詩歌

春天的花園

凌敏復

新春的時候，

一一 春天歸來了

隨步走到園裏。

只見一盆盆的奇花，開得真美麗；

白嫩的臉兒，

還搽些紅色的胭脂。

美麗的粉蝶兒，在花間飛來飛去。

再看那亭邊的楊柳，

垂着千條青青的細絲。

池裏的小魚，

也來來往往的遊戲。

黃鶯兒——

在枝頭唱着怪好聽的歌兒；

紫燕兒！

在碧空中雙雙的盤飛。

呀！春天的花園呀！

是何等的可愛，何等的美麗！

月亮的夜裏

選自兒童世界

陳伯吹

池水這麼樣的清，
月亮這麼樣的明；
月亮照水水如銀，
水底映月月似鏡。

何處吹來風一陣？

一一 春天歸來了

吹動了水的平靜！
吹碎了月的圓影！
吹得水光跳不停！

看那千萬個銀鱗，
水面上閃爍不定。
好不耀人的眼睛？
好不悅人的心靈？

是嫦娥織的衣錦？
織出了顆顆明星！
是仙女舞的長巾？

織着那粒粒水晶

注 ①見前注

選自小朋友詩歌

一一一 一年四季都好看

陳伯吹①。

小小花園，

春天好看，

你看：

楊柳舞得腰兒彎，

桃花笑得紅着臉，

最好看是牡丹帶着笑容顏。

小小花園，

夏天好看，

你看：

紫藤伸臂架上攀，

老葡萄氣紫了面，

最好看是綠池塘中飄紅蓮。

小小花園，

秋天好看，

你看：

海棠躲在假山畔，

桂花開着在後邊，

最好看是菊花衣裳色新鮮。

小小花園，

冬天好看，

你看：

老松不怕北風寒，

蠟梅喜歡下雪天，

最好看是白雪壓斷綠竹竿。

選自小朋友詩歌

警告

陳伯吹

蟬！

一二年四季都好看

五七

你莫要這般輕狂！

整天吱吱喳喳的唱！

你也得瞧瞧地面上：

螞蟻怎麼樣的忙？

你也得向野外望望：

蜜蜂怎麼樣的忙？

他們是，他們是在早早預備食糧，

別等到秋天冬天餓斷了飢腸！

蟬！

你莫要這般輕狂！

整天吱吱喳喳的唱！

你也得仔細去想想：

一剎那便是秋的时光，

花謝葉落，草變了黃，

麪包問題就起恐慌，

可再有甜蜜的涼露讓你嘗？

你祇能呆望秋色蒼茫，淚兒汪汪！

蟬！

你莫要這般輕狂！

整天吱吱喳喳的唱，

你也得忖量一忖量：

世界雖然說是快樂場，

歡喜無疆，歡喜無疆，

海棠開罷，菊花又香，

但是快樂不進懶惰者的門牆，
你是，只有死亡，餓死在柏樹根旁！

選自小朋友詩歌

夜姑娘

陳伯吹

夜姑娘，美無雙。黑紗裙，藍衣裳。
衣上裙上鑲着珍珠亮晃晃。

夜姑娘，真漂亮。左手提起紗裙角，裙角兒飄飄盪盪。
右手搖着一柄黑羽扇，扇起晚風一陣一陣涼。

夜姑娘，舞蹈忙。夜鶯兒爲她唱，知更雀學她樣。

瞧哪，珍珠兒明明亮，明明亮，一閃一爍耀出光。

楊柳條看呆了，輕輕跌下池塘。

海棠花看出神了，偷偷探出矮牆。

龍鬚草看得太高興了，慢慢爬起籬上。

夜姑娘，散出香，散到百合花身上，散到薔薇花身上，散到玫瑰花身上，散到……

.....

夜姑娘，很慈祥。她對散沙老人這樣講

『你把快樂撒下在人們的帳，叫他們明天歡喜無量。

你再把健康拋在鳥兒們的床上，叫牠們的翅膀更強壯，

好高高的飛翔，飛過山岡，飛過海洋。』

夜姑娘，喜揚揚，舞罷身舒暢，走入海青色的臥房，
明晚上再讓月姊喚她出來逛。
此刻天快亮，疲憊催她躺，讓太陽阿哥出東方。

選自小朋友詩歌

注 ①見前篇注一。

第三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童話兩篇，兒童詩歌六篇。童話目的，仍在介紹國外名作。惟前第三冊第三學程，是介紹丹徒生，而本學程是介紹格林兄弟的。歐洲二大童話作家底作品，於此可以略窺其一斑了。第九篇爲物話的教訓的好例，第十篇爲禁室式的好例。兒童詩歌以國內創作的爲主，內容是抒寫自然界底美而使其人格化，令讀者如到另一世界。

二、作法：兒童文學（B）

(4) 兒童文學與初民風俗。

(參趙景深《兒童話學ABC第二章)

(5) 兒童文學與初民信仰。

(參同前第三章)

三、教學注意：

(1) 提示第九十兩篇中的童話作法。

(2) 提示第十一十二兩篇中擬人的句法。

(3) 參讀魏以斯譯格林童話集（商務）。

一三 觀物內篇

邵 雍[○]

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

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物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人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尙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言也。尙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尙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尙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利也。尙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尙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尙行者也，五霸尙言者也，尙行必入於義也，尙言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邪？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

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節選宋元學案

注 ①邵雍（1011—1077），字堯夫，自號安樂先生，世稱康節先生。宋范陽人。有皇極經世、天圖觀物篇、漁樵問答、伊川擊壤集等。

一四 象山語錄

陸九淵①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學者大約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者；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

今人略有些氣餒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底，與他一般是小。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還？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人生天地間，如何植立。

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耳。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間，何嘗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陰地在個陷窳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窳，窺測破羅網。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污澤。

蝨雞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個甚麼？仰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卽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

兵，資盜糧。

節選宋元學案

注 ①陸九淵（1139—1192），字子靜，宋金谿人。晚居貴溪之象山，世稱象山先生。

一五 科學週報發刊詞

吳敬恒 〇

民國日報同人許我自由投稿，並許在附刊上評論些現在人的評論。我正覺得近來時人做夢的太多了，偶然對着什麼夢囈，叫喚一下子也好。後來又想對牛彈琴，雖說可笑，但是真能彈琴，或者也遇着雅牛，能欣然領略。可惜我簡直祇懂亂敲破鑼，徒然好像向牛去開頑笑，似乎我也真變了無禮的硬幹，惹得蟲蛀千字文的先生們又要說什麼『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我也祇好掉文的自解道『抱薪救火』，結果是白費筆墨。不如尋些科學的廢渣，對着許多小學裏的小朋友，瞎三話四一下，倒也忘機一點。想來今日的小朋友往後或不至於也一樣還進夢境罷。（二十五年前在天津、上海學校裏朝夕相共的許多小朋友，他們載着小指，罵

說必定要候一班老廢物死盡中國纔有出頭日子不料他們今日正有好些也推升了頭等老廢物，腐敗的程度，遠過於徐桐、剛毅；①又見今日的小朋友載着小指，在那裏咒罵他們死了。所以我就說你們的附刊，可否添了一個「科渣賸話」，我去尋兩個朋友拉扯起來？他們說，你的意思也好。我們的週刊，也很樂意有個科學週報。我們驢頭不對了馬嘴了，我說是科渣，那裏就是科學。但是不等我分辨，他們又說道，剛好北京師大科學研究社商量在本報附出一個科學週報。他們不能親來整板，你既然高興弄這頑意兒，你就將他們的稿子，代他們每週整理一下，付與排字房。你要講些渣罷漿罷，你就補補他們的空白就是了。我聽了，事有湊巧，竟是弄假成真。我祇望發賣些科渣，忽然有人陳列頂刮刮的天廚味精，能夠大開張了，真是一件快事。因此也不暇分辨我是科渣小叫賣，幹不了科學經紀人，我想將錯就錯，落得擔任了發排，可以做頭一個「先睹爲快」的讀者。可以便糊裏糊塗，點一下頭，就算這麼一回事了。

以上的一小段話，算是交代我的參與本刊的「發。」後面錄一段科學研究社諸位先生的主旨，乃是清清楚楚說明本刊的所以「刊。」

他們說：「我們來和社會見面，特將我們的宗旨和目的說出，求社會的批評，指導和援助。我們的宗旨，在「研究科學的內容，申明科學的價值。」科學的範圍很廣闊，分類也繁。我們只能就我們所知道的一步一步向前做去。」

「科學在世界文明各國皆有萌芽。文藝復興以後，它的火焰在歐土忽熾。近百年來，更是火星迸裂，光明四射。一切學術，十九都受他的洗禮。即如言奧遠的哲學，言感情的美學，甚至瞬息萬變的心理，瑣碎糾紛的社會，都一一立在科學的舞臺上，手攜手的向前走着。人們的思想，終容易疎忽，容易籠統，受着科學的訓練，對於環境一切，都有秩序的去觀察整理；對於宇宙，也更有明確的了解；因此就能建設出適當的人生觀來。」

「以往的人們，受自然威權的制限太多了，因此而生出神權黑暗的時期。得

科學家談下了神權的崇拜，人們的思想，遂得一大解放。獨立自尊的觀念，未來的理想世界，都仗着它造因。歐美各國的興盛，除了科學，還能找出別的原動力麼？我國還做着羲皇^㊸上人的夢，大多數衣不蔽體，食不充飢，講一些苟安的學術，能敷衍得過麼？你們好古，也知道炎黃^㊹祖先，他們在科學上的創造，載在歷史的，不後於別人的古代呀。何以別人能遙遙的光大之，我們祇記着他們幾句空話，弄得他們留遺下來的世界，半身不遂呢？朋友們！我們的民族，也自以為富於創造性的呀。我們占有此天然寶藏的富區，來唱起努力的歌，肩起科學的鋤，開采這無盡的寶藏罷。來吧！』

諸位先生說得精括極了，用不着更贊一詞。我要附說一句，便是近日好古先生流行的口頭禪，終說他們是物質文明，我們是精神文明。那裏知道一百五十年前，他們也祇有精神文明。他們的物質文明，在二千年前，我們指南針，地震儀次第造成的時候，他們的祖宗也有些同樣的理論，又在二百年前，好像牛頓先生一流

人，更要着蘋果等的把戲，於是在一百五十年前造成了一隻合式的鍋爐纔文明到物質上去的，可是精神也愈文明了。如其不信，物質比物質，可憐朋友們是屈服了；精神比精神，朋友說得高興時，也要留神些。說不定，受科學洗禮，更曉得應該如何留心了！

選自科學週報

注 ①吳敬恆（1864——），字稚暉，江蘇武進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②徐

桐剛毅，兩人皆清朝反對新政縱庇義和團者。③義皇即伏羲氏。④炎黃，炎帝及黃帝。

一六 勗全國校長電

蔣中正

教育部轉全國各大學各專科學校各中等學校各小學校長暨教職員諸君公鑒：國家民族之前途，繫乎國民之品質，而健全的國民之培成，則唯我主持各級學校之校長教職員是賴。中正於去年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開會時，曾痛切闡述此理，期望我教育界同人，一致接受三民主義，發揚我民族固有道德，尊嚴師道，注

重訓育，堅定全國抗戰之意志，樹立積極建國之精神，以充實我國家悠久豐富之生命力，尤特別致意諸君以陶冶國民人格爲教育之基本任務，在會議前後，更復規定禮義廉恥爲共同校訓，宣布以黨員守則十二條爲青年守則，同時召集四川、省中等以上校長及訓育人員，舉行會談，以確立革命的人生觀，與激發國民愛國精神相期勉。日月荏苒，於今忽忽且一年矣，茲者寒假屆滿學期更始，正我各級學校檢討過去工作，實施新擬計劃之時，特就我教育人員，指導學生思想品性，增進學生體格精神之方針，再爲諸君詳切言之，吾人今日之抗戰，爲中華民族自有歷史以來最劇烈之生存奮鬥，亦爲我國家生死興亡所關之唯一戰爭，此戰一方面爲排除暴日侵略，求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即須於戰時種種艱苦困難中，造成我中華民國爲富有活力富有前途之現代國家，而後吾人之責任始盡。是以中正去年對全國教育會議致詞，首謂「吾人教育上之着眼點，不僅在戰時，尤應貫注於戰

後，」蓋就當前環境而言，在集中精神振奮之今日，始爲陶鑄國民品性，領導國民前途之最良機會，而就國家之前途以言，亦唯有乘此時機，統一國民之目標，健全國民之思想，俾吾全國在學之青年，咸有開拓國家未來運命，擔當戰後復興責任之能力，而後抗戰勝利之日，我中國始能順利完成三民主義的新國家之建設，以奠立長治久安之始基。更就國家實際之需要以言，微論驅除暴日，光復河山，有賴於無數能力堅卓志氣勇毅之同胞，繼起奮鬪，抗戰勝利結束之後，國內公私建置，備受破壞，經濟產業，胥被摧殘，更非我次代國民忍艱耐勞，習於刻苦生活，勇於衝破艱難，不足以當建國非常之大任。簡言之，日人殘暴之侵略，唯我有健全勇毅之國民，乃可以復興建國之偉績，答復其摧殘，戰士英勇之犧牲，唯賴有繼志黽勉之同胞，乃可以完成革命大業，而安慰其英烈。

凡此作育新民之努力，均非我主持教育之諸君，奮其毅力，發其熱誠，不爲功。

中正鑒於抗戰以來，我青年國民，從種種方面所表現之進步，更鑒於十年念年前，我國教育無中心，無本質所發現之缺點，實不能不懇切祈望我各級學校之校長，與各教職員諸君，乘此時機，爲我具有五千年光榮歷史，與無限豐富前途之民族，負起繼往開來之責任！中正認爲戰時艱困，事屬當然。凡我物力財力，以至政治社會，苟有缺陷，亦非無補救之可能。唯獨國家安危存亡基本所繫之國民人格之陶冶，其重要實過於一切；而吾教育人員，誠能於此方面盡其力，其成就之遠大，亦必過於一切。試就抗戰二年餘之經過而言，凡前線之見危授命，臨難毋免，以造成特殊之戰績者，後方擔任各種實際工作之沉着刻苦，負盡職責，而大有造於抗戰者，詢其生平，罔不得力於在學時代，親沐良師感化陶冶之所致。唯其人格上有堅實之基礎，故雖學術技能無若何深高之成就，亦克發揮其困知勉行人一己百之精神。然則本末先後之間，吾教育人員當亦深知。邇來日勢已竭，泥淖已深，而我之最

後勝利，乃日趨接近。樹人百年，亟宜爲民族久遠前途着想。切望我大中小學各級學校校長與教職員諸君，毅然肩負指導學生思想，陶鑄學生品性，管理學生生活，鍛鍊學生體力，健全學生人格之責任。須知知識技能之傳習，僅佔教育功能之一部，若不灌注以愛國家愛民族愛同胞之精神，課之以負荷民族興亡與完成國民革命之責任，教之以認識時代，認識本國，正視世界，遠矚未來之意義，賦予之以銅筋鐵骨，能任一切困苦艱難之體格，而振奮其持久努力之志氣，則藝能之獲得，徒使隨環境而流轉，或蹉跎以荒棄，而決無補於國家。中正矢志革命，半生戎馬，然自黃埔興學以來，未嘗一日離棄教育者之生涯，此中甘苦，知而甚稔。以爲今日各級學校，對於學生在思想方面，必須負責領導，力戒脫離現實之空想，力戒僥倖成功之幻想，使之一致認識國民革命事業爲中國數千年來民族生存之意志之表現，從而對建國原則之三民主義，確立生死不渝之信仰。在品性陶冶方面，必須以共

同校訓與青年守則爲依歸，造成其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共同習慣。更爲發揮我民族固有之道德，教以舍己利羣，爲人生最初之本務，宰制宇宙，創造未來，爲人生最高之意義；而尤以光大我中華民族之歷史，爲中華國民共具之志氣。在生活指導方面，則必教以節約，教以勞苦，教以鍛鍊體格，教以堅忍奮鬥，教以謹嚴整肅，教以迅捷確實，教以恪守規律，服從法令，庶不愧爲現代國民之一員。其他課外讀物與課外活動之指導督率，公德公益之重視，與互助合作習慣之養成，更必須隨時隨地以父母督教子女同樣之辛勤，進而爲親切周到之監護。學生與校長教師晨夕接觸，起居與共，未有不沾摩薰漬，而底於感化者。總之，過去十年念年來教育上所遺留之散漫凌亂自私自利之風習，應使青年學生絕對鄙棄，視爲時代落伍之渣滓。我各級學校之中，如有一個學生不愛國家，不守紀律，不能尊敬師長，不能愛護同學，卽我校長與負責監護之教職員所應視爲自身刻骨之恥辱。一

方面更望我校長教職員諸君，接受中正歷來對於國民教育之意見，以身作則，尊崇師道，俾學者得以相觀而善，以收確實之功效。中國教育雖未普及，然全國大中小學之學生，總計當已不下二千萬人。以此領導國民，更復繼續供給國家以抗戰建國之基幹，則中國前途，必有光明之望。而國民革命成功以後，我中華民族必大有助於世界和平人類福祉之增進；則諸君上不負國家，下不負學生，而自身亦必成爲創造國命旋轉世界之中堅，將受百世無窮之尊敬。諸君之生涯雖備極艱苦，諸君之功績，乃無可限量。切望我各級學校之校長教職員諸君接納鄙言，而身體力行之，國家幸甚，民族幸甚。蔣中正啓。

一七 戰城南

吳均○

蹀躞青驪馬，往戰城南畿。五歷魚麗陣，①三入九重圍。名懼武安將，②血汗秦王衣。爲君意氣重，無功終不歸。

又 詩彙作胡無人行

陌上何諠諠，匈奴圍塞垣。黑雲藏趙樹，黃塵埋隴垠。天子羽書勞，將軍在玉門。

入關

羽檄起邊庭，烽火亂如螢。是時張博望，夜赴交河城。馬頭要落日，劍尾掣流星。君恩未得報，何論身命傾？

從軍行

男兒亦可憐，立功在北邊。陣頭橫却月，馬腹帶連錢。懷戈發隴坻，乘凍至遼川。微誠君不愛，終自直如弦。

渡易水

雜虜客來齊，時余在角觝。揚鞭渡易水，直至龍城西。日昏笳亂動，天曙馬爭嘶。不能通瀚海，無面見三齊！

注 〇吳均 (469—520)，字叔庠，南朝宋吳興人。詩體清拔，學者稱爲「吳均體」。有齊春秋、十二州記、續文釋、文集、續齊諧記，注後漢書等。〇魚麗，軍陣名，言如魚之相麗也。左傳：「爲魚麗之陳。」

〇秦將白起封武安君。 〇張騫封博望侯。

一八 詠荆軻

陶淵明 〇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長，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〇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公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選自陶淵明集

代出自薊北門行

鮑照^①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師屯廣武，^②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蕭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白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選自鮑明遠集

出自薊北門行

庾信^③

薊門還北望，役役盡傷情。關山連漢月，隴水向秦城。霜寒蘆葉脆，弓凍紵弦鳴。梅林^④能止渴，複姓^⑤可防兵。將軍朝挑戰，都護夜巡營。燕山猶有石，須勒幾人名。

選自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注 ①陶潛(365—427)字元亮，又字淵明。宋柴桑人。有陶淵明集八卷。②宋意：淮南子「高

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于易水之上」。③鮑照(421—465)，字明遠，南朝宋東海人。有鮑參軍集。

④廣武，山名，在今河南河陰縣北，楚漢相持於此。⑤庾信(513—581)，字子山，梁南陽人。元帝

時，封武康縣侯。聘於周，遂留長安，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有庾開府集。與徐陵好爲豔詩，時號「徐庾體」。

⑥世說新語：「魏武行役，失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其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⑦隋書經籍志：兵法有黃帝複姓二卷。

一九 文姬入塞

陳玉陽①

〔生扮官服小黃門持節引侍女從人上〕風勁角弓鳴，軍塵動洛城。人驚青鳳去，天借白雲迎。

下官是漢朝曹丞相門下走動的一箇小黃門是也。則爲蔡中郎單生一女，名呼蔡琰，字曰文姬，前日亂軍中，沒入左賢王帳下。俺丞相近日從一驛中經過，見壁上有半段小詞，卻是那蔡文姬從漢入胡，題愁寫恨者。那詞道：「初離漢甸心將碎，幽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俺丞相看罷此詞，

不覺感嘆了一迴，當時也作一歌行，傷其流落。中間有兩句道：「敲乾鸞鳳和膠髓，撲碎驪龍照乘珠。」那一日門下官員，好些流淚，好些太息。昨日俺丞相又道是：中郎有女，蔡琰無辜，待移糞上之英，仍作匣中之玉，續成青史，完一代文章；免陷黃沙，恨千秋羅綺。奏過官裏，差下官帶着侍女，囊着黃金百鎰，錦段千端，贖取蔡夫人還朝，不免走一遭也。蔡夫人：

〔紅衲袄〕你只合弄璫簫，貯着帝子臺。卻緣何抱冰絃，守着夫人砦。便有碧玉蹄，飛不出黃龍界。紫貂裘，溫不透紅杏腮。塞鴻書，何處裁？胡笳淚，何處灑？蔡夫人，蔡夫人，你本是翠幃班馬，到做了玉帳姬姜，可不道埋沒了豐城貫斗才！

想古人那有這般堪恨來。

〔前腔〕怎比着閉長門，生綠苔，怎比着嫁穹廬，啼紫塞。可知你冰雪懷，洗向琉璃海。那里管鷓鴣天，吹翻鸚鵡杯。你肯把曲河腸，在絃上摔，大刀心做爨下灰。因此上俺丞相呵，使我向離騷，買將蘭蕙回。〔下〕

〔齊天樂〕〔旦扮蔡文姬引婢上〕蛾眉自困龍城也。怕問洛陽枝葉，匣玉牆英，胡

霜漢月。總是命兒薄劣。〔貼〕雁兒嘹唳，風兒叫吼，夢兒虛怯。〔令〕忽報春雷，乍驚春
鷺也驚蛇。

〔浣溪紗〕〔旦〕絃上依稀見淚痕，王庭風雪易黃昏。遠情深恨與誰論？〔貼〕記得當年寒食近，延秋門
外卓金輪。〔旦〕日斜人散暗消魂。〔貼〕娘娘叩頭。〔旦〕青衣起來。妾乃蔡文姬是也。自墮軍中，辱在左
賢王帳下，偷延數載，豈惜一生！則爲先中郎蘭玉蕭條，琴書散失，因此上強厚春風之面，巧命穹廬。圖
歸月下之魂，致情丘壠。青衣，倘終已矣，寧不悲哉！〔貼〕娘娘省煩惱，見說南朝差一位官員，來請娘娘
去也。〔旦〕那里有這等事？這話從那里來的？〔貼〕昨日前帳傳來，有一位官員來見大王爺，他說道奉
着漢天子詔令，車金轡繡，贖取娘娘還朝。〔旦〕果有這等事來，謝天謝地，得還鄉井，到先中郎墓下，便
一盃麥飯，也不枉了幾載偷生。青衣，你看我漢家裝束來。〔更衣冠介〕

〔紅衲袄〕〔旦〕我則道繡羅襦疊破了褶，翠雲翹斷送些首藉驚沙，葫蘆亂雪，拚
結果異鄉日月，誰知道丹鳳書從天上跌，似黃梁夢，向枕上撇。這般天大樣一樁喜事，若
不是些箇惱人腸，把滿鏡愁都掃徹。

〔前腔〕〔貼〕娘娘往常時，則見你望秦關，傷漢月。今日裏可待離龍城，還鳳穴。一聲聲剛歇着咨嗟，一點點又濕着腮頰。待青衣猜一猜，前者珠玉泥沙，人懷痛恨。今番歸國，未免到添了些些，恐怕爲道路流傳似畫蛇。〔旦〕也不是。〔貼〕玉帳貂裘，倘亦有并州故鄉之意，早難道邯鄲。喚醒還迷蝶。〔旦〕一發不是，則這小王子放心不下，以此痛心。〔貼〕元來爲這恨苗，母子天性，可知那腸兒有一萬結。

〔旦〕你再去打聽，那官員消息是實否？〔應介〕

〔霜天曉角〕〔生仍持節帶侍女從人上〕侵星際夜，踏遍關山月。莫道黃金賤也，狄宮曾把春賒。

〔相見拜叩頭介〕〔旦〕大人何來？〔生〕蔡夫人，下官是漢使小黃門。曹丞相因念令先君，是絕代儒宗，夫人是名公愛子。不忍埋沒這白草黃雲之外。以此奏過官裏，差下官齎帶黃金百鎰，錦段千端，贖取夫人還朝。適間已送上左賢王都收下了，分付駕車一輛，射手百人，送夫人歸國。〔旦〕大王爺怎麼說？〔二卒〕啓娘娘，大王爺傳漢天子有詔，不敢不從。今日恰好是大單于生日，隨班進賀，不得親送娘

娘，着把都兒護送到關。〔旦〕知道了。如此上謝大王，下謝〔曹〕丞相，先中郎雖在九泉之下，不忘結草銜環。只一件，奴家有箇孩兒，與他一別，即便上車。把都兒，前帳去請小王子來。〔衆應介〕〔生〕蔡夫人這也不須留戀了。〔旦〕黃門大人：

〔青衲袄〕我待把孽根兒拋棄者。淚珠兒搵住些。爭奈母子心腸自盤釐。也知道生得胡兒羞漢妾，話到舌尖兒又待說，又軟怯待要歇，怎忍歇？一寸柔腸便一寸鐵，也痛的似癡絕。

〔前腔〕〔生〕蔡夫人，勸你把一天愁，替咱打疊。直恁的越情牽，楚思結。送將歸的流水漫鳴咽。〔蔡夫人〕你既痛小王子，到不如不見他罷。見他還痛嗟，你待覓半緘離恨赦。卻早領一道追魂索命牒，枉了那些周折。便把百般心，千遍說。只落得將人不去，將愁去也。

〔小旦〕金冠抹額，扮小王子上。〔衆報〕小王子來也。〔小旦〕作跪抱介。娘娘你這般裝束，待往那里去來？〔貼〕漢朝中差一位近臣，請取娘娘回京。〔旦〕孩童：

〔二郎兒慢〕歸朝者，歎嬰兒向龍荒割捨。我一霎地衷腸亂似雪。這地北天南，可是等閒離別。渺渺關山千萬疊，便是夢魂兒，飛不到也。〔生〕際夫人你是南國名家，小王子是北胡孽子，那里苦苦戀他？〔旦〕任胡越，手中十指，長短總疼熱。

〔鶯集御林春〕〔小旦〕卻纔的說得傷嗟，野鹿心腸斷絕。母子們東西生死別。〔旦〕你自有你爹爹在哩。〔小旦〕父子每覺嚴慈差迭。娘娘，腹生手養，一步步難離，怎向前程歇？明夜冷蕭蕭，是風耶雨耶？教我娘兒怎寧貼？

〔前腔〕〔生貼〕夫人，剛道是舊恨才平，這新恨又疊。梓里沙場難兩撇，怕斷送恁弱枝衰葉。我相看淚灑，你自合不啼清淚啼清血。離和合，死和生，總是你娘兒那前劫。

〔旦〕黃門大人我那孩兒呵：

〔前腔〕他須是黃口雛兒，怎解人羅網下設？青衣，他水草牛羊漂泊夜，怕不免臥冰餐雪。〔生〕不是下官勸夫人，今日呵：正是寒泉更洗沉泥玉，明燭重燃煨燼灰。悲喜重輕，自當排遣。

〔旦〕黃門大人：似這樣燈兒再熬，到不如煨燼從灰滅。孩兒常言道，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正生死不相知，何處娘兒懇磨折。

〔小旦作牽衣介〕〔旦〕你放手者。〔小旦〕娘娘：

〔前腔〕我落得哭哭啼啼，你則待閃閃撇撇。〔貼〕娘娘這般樣痛着王子，王子又這般

樣戀着娘娘，只是今日哩，劍合珠還，也顧不得許多了。王子，你放手罷。〔小旦〕天，娘娘去後呵：那時節兩

兩攢眉空向月，爭得自手持衣拽。娘娘：你此去家山那些，把姓名枝派從頭說。待刺

血寫書兒，偷上林有雁飛越，與孩兒寄紙問安帖。

〔四犯黃鶯兒〕〔旦〕孩兒，你一點類癡呆，卻十分能哽咽。到此也不得不說了。家住陳

留，身名蔡琰，俺爹爹蔡中郎，是漢室大儒。陳留蔡氏中郎舍。兒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你那里

寄甚麼書？枉問半歇，怎寄半摺？你還有你爹哩，我此去，北里無賢兄，東鄰無小姑。痛煞我月明烏

鵲無枝葉，腸似亂結，心似攪切。從今後，你則知你苦，我則知我苦，說也沒用。一星星向伊浪說。

〔前腔〕〔生貼〕蚤駕着碧油車，曉光寒，塞路賒。請夫人早早登程。今夜裏河津呖

尺參商別。夫人挾不飛鴻鵠，這孽小王子，跳不出豺虎那穴。死別生離，總是付之無奈。死前何異生前別？〔衆報〕已到玉門關了。〔生貼〕玉關免涉，淚珠省啜，兩下打開憂惱。

〔旦小旦作哭介〕天那！

〔尾聲〕一聲痛哭咽喉絕，蘸霜臺把中情曲寫，便是那十八拍胡笳，還無一半也。

〔生〕憐君何事到天涯？

〔旦〕結子翻教怨落花。

〔貼〕臨水自傷流落久。

〔小旦〕馬蹄今去入誰家？

選自盛明雜劇

注 ①陳玉陽，字與郊，明海昌人。有昭君出塞雜劇。②見第三冊第三十五篇注三。③蔡琰

有胡笳十八拍及悲憤詩。

二〇 仇金

林蘭紆姆作 ①

泰門者，雅典聞家，貴而多財者也。怙俠好友，貧窘者固受其沾溉，卽衣冠中人，亦往往攀援其人，以自增重。於是每飯食客必百數，行旅經過，匪不造門陳款，或得假借見禮。雅典父兄樂其有容，恆目之爲長者。而曲媚泰門者，泰門笑，媚者笑；泰門吁，媚者吁也；一時號爲泰門照形之鏡。而又甚者，雖泰門橫草於地，亦無復徑取而折之者。雅典文人偶有論者，得泰門灑翰其上，購者已紛來。繪畫之家，以粉本取正者，泰門恆出多金購錄。不論何物，雖以重價自炫，泰門必怡顏對之，以爲見鬻以物，卽矜寵吾人，不敢復與較值。聲望旣著，萬類爭貢所藏；泰門四週酬對，軀爲之憊。一時惡少逋負見收者，泰門必以資贖之。謂：『是人痛博舉責，其大致如我，如我，則我輩耳。我脫手千金，在數逾彼數倍，何爲聽我輩困囹圄？』

因之望幸於泰門者，往往出其狗馬之屬，陳炫以待泰門。得泰門嘉許者，明日已餽之門下。是人蓋謂以一馬往者，報貺當得十馬。泰門亦以此故日耗其資。泰門有二友，一日路雪司，一日路格勒司。路雪司贈泰門以四駿馬，銀其鞍轡；路格勒司

則贈以數巨，癸獯獯然善獵。泰門莫審其值，則以絕明之金鑽報之。於是奸欺之徒，每矚泰門一物，則益道其貴美，必謂以非巨家不能有此。泰門悅，恆舉是物賜之。人謂泰門苟王一國，舉社稷授人，亦彈指事耳。

在勢，泰門已同甘井，而羣小爭致其桔槔，弗乾弗止。泰門既日日享客，客亦薰蕕雜進，泰門無所分析。恆曰：『善士固善我，卽惡人寧忍死我！我持一仁心施之耳。』揮霍如是，遂不計其資之罄。天上司財之神，若爲泰門筭度支者，故用財如流水也。至於家之有無貧罄，人方爭吮其膏，卽忠僕善友，莫能進說。然泰門有老蒼頭曰勿來微司，常以簿記示泰門，痛哭止之。泰門他顧弗省。蓋天下善拒良言者，無若浪子；浪子狂蕩，善言卽其仇也。勿來微司日夜見泰門廣軒之中，銀燭燦然，飲酒如澠，客中夜未散。泰門在極樂中，而勿來微司已到極哀時矣。因念褒詞美譽，均出諸酒盞之中；舖啜一停，諛詞止矣。且秋風偶扇，蠅蚋都渺，炎景稍更，物狀皆露。

泰門貧弱之時已屆，思錢恆不時應，乃囑其僕市產。勿來微司曰：『前日爲主

人痛哭言之，每不見直；今腴田沃產，非典卽質，尙何得市？今使盡鬻餘田，尙不能稍酬夙負之半。」秦門駭曰：「吾田非起自雅典而及於拉昔地孟乎？」勿來微司曰：「主人知世界之義乎？天下而尙有界也。矧此區區之田何爲者？勿論地產之廣沃，一呼吸間，儘可散失，主弗知乎？」語已，大哭。秦門撫之曰：「若勿哭，若知若主所揮霍者均義乎？余今日家產固喪，而良友之富足者尙林立。我略用短箋作狂草，走伴而去，鈔且大集。」

自謂人我同癖，與通緩急，無不立辦。乃先告路雪司及路格勒司與三伯龍臬司。又以書抵文鐵迭司。文鐵以逋下獄，秦門蓋以五泰冷贖出之者。秦門於此四人中，人幾五六十泰冷矣。自計苟散出之金，可以珠還者，得五萬泰冷易耳。然書至時，路格勒司方睡，夢獲巨資。斗聞秦門伴至，以爲來饋珍物，披衣起迎。一聞僕言，卽鬻蹙曰：「吾嚮飲食君主人家，覩其豪爽，卽計及今日，故恆以質言極諫，顧不見聽，奈何？」乃以金賂走東者，俾言勿遇。路雪司則胖其軀而華其屋，——所以得胖者，泰

門飯之也，尙得其所饋遺，用構此宇——被卵育至矣。聞泰門窘，詐愕然不之信。及人告以泰門實貧也。乃自咎曰：『昨日適購一字，乃空吾囊橐。今視泰門落魄，坐視不救，吾無狀已極，何復對人者？』以此遞告，竟不得一錢而返。

如是，泰門之家，前此喧集如市肆者，今乃冷落無復過問。卽以一人一口而論，前稱名德，後詆昏悖；前推慷慨，後斥侈恣；瞬息之間，貶褒頓易。而泰門之家，日仍喧，慙如前狀焉；非食客均責家矣。顧爲責之多，盡泰門腔中之血，以一縷代一秦冷，猶莫能罄，則舉責之重，已非筆墨所形。

忽一日，泰門大置酒筵客，凡諸所識，悉以柬招集。於是文鐵迭司，路雪司，路格勒司，三伯龍臬司，咸應聲至。猶戚戚以爲泰門僞貧，以試人情背向，皆自憾涼薄，失此故交。尤有仰食泰門者，惜泰門貧薄，無復陳乞；今泰門更富，則生路復從而闢。是日大衆咸戾，各自引咎。泰門慨然肅客，不復介介。嗚呼！燕子嚮暖而飛，人情寧不類燕者！已見從者出盃盂，冪之以蓋，中似備實佳膳。衆方駭羨，泰門忽出號令去冪，中

實半熱之水，泰門呼曰：「羣狗舔此水！」令沃諸客，客大奔，淋漓沾濕而去。此殆泰門最後之款客也。

既而自念雅典中殆非人類，因辟地以去，指城而誓曰：「此中無論饑疫兵燹，當悉盡其類而止。」乃逐諸荒僻之地，歎曰：「吾寧侶禽獸，較人勝也。」因去衣散髮，穴山而居，自示以非人。掘草根而食，掬水而飲，聞人聲輒匿。此時慷慨好施，萬人指爲豪俠之泰門，乃一變而儕於禽獸矣。山中所聞者，日夕多悲風，所觸者，陰森皆樹林，河流澌澌，抱山而逝，爲狀至悲慘可怖。

一日，方掘地，有聲觸鋤鏗然，發視之，均黃金。是金也，苟拾而取之，則富貴，萬象仍足立致。然泰門恨之刺骨，以爲世間奸欺盜剽，受賕枉法，負義殺人，均是物肇之，不如仍瘞之地，始不足以爲惡。

他日，有大兵過其地，兵主爲阿雪拔地司，曾大立功於雅典，雅典遂去之。此時用他國兵來襲雅典，泰門見之，大喜，乃盡出瘞金犒師，語阿雪拔地司曰：「冀將軍

此去，盡戮此人頭而畜鳴者，勿令遺噍植之地上，卽婦孺勿念！彼種惡，留之適以滋毒。」旣盼阿雪拔地司盡雅典人，復祝阿雪立當自盡，以阿雪亦產自雅典，此種而宜遺耶。

一日，洞居，忽有人至，舊僕勿來微司也。以主人草衣木食，自困如洪荒人，意來執役以代其勞。一見主人，塗臥如獸，噤不能語。欲發言問主人，而喉間爲萬淚所湧，竟不能畢其詞。泰門怒，以爲雅典人安有人心，此哭僞也。斥去之。僕乃極白己意。泰門微悅，謂羣獸中尙有此輩類人耳。然何由仍服此雅典人之服，則其人終爲雅典之種人，不當令溷吾居。終斥去之。

逾數日，雅典人大至，貴胄冠族，咸集其洞門。以是時阿雪拔地司猛如狂癩，窮晝夜之力攻城，城人大怖。忽憶泰門夙具將才，得其人，或足以禦阿雪拔地司。議院遂以朝士至洞，起泰門主兵，然均不如前冷落，咸涕泣長跽，請泰門歸朝，且盛許以富貴。泰門夷然自念：「禽獸之鳴吠舞蹈，何足動心者！彼阿雪拔地司之兵力，吾尙

患其弗銳，奈何爲此輩乞緩師。」乃告諸朝士曰：「汝輩能盡觸阿雪刀鋒，令決脰洞腹，萬尸駢列，吾願遂矣。汝何求者？」朝士羅拜。泰門弗之理。復言曰：「吾山中大樹多，請盡雅典之人臨此樹下，長日長夜，飲彼秋風，則兵禍脫矣。」意令悉經此樹下也。國人爽然而去。

越數日，有兵經海邊，見墳土隆起，有書題於石上曰：「我恨人也，我死瘞於此，必生大疫，盡此雅典人也。」至其死法，則不敢知，然其題墓數語，則可云終其身不變操矣。或謂彼人築墳於海濱，爲意亦深。以海潮日夕至墳下，濺沫如淚，譁聲如哭，哭其人一生一世不遇真知，諸有所悲啼以相告者，均僞泣假哭也。

選吟邊燕語

注 ① Lamb Charles (1775—1834) 英國小說家以沙氏比亞的故事 (Tales From

Shakespeare) 最有名。② 倅，音平，使者也。書「倅來以圖及獻卜。」

第五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古詩八首，曲一首，小說一篇。詩主要在授予六朝底詩體，雖概屬抒情，但非吟風弄月的情緒可比。如「戰城南」，「從軍」，「咏史」等的情，讀之「可以興，可以羣。」曲取明代雜劇中之小品，小說取林紆底文言譯作，以便與前冊第五學程周作人之文言譯作相比較。小說底內容，亦可以矯情礪俗。

二、作法：古詩(B)。

(3) 詩底演變(下)——從唐到明清。

(4) 詩底作法——音性律，音位律，音數律。

(參龍沐勛中國韻文史第七章至第二十二章，范况中國詩學通論第三章，張銘慈作詩法講
話第一章第二章，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孫俚工孫怒潮合編中華詩選。)

三、教學注意：

(1) 提示第十七十八兩課中的音性律；

(2) 參讀元曲選及盛明雜劇中的重要的作品。

一一一 一顆鷄蛋那麼大的麥子

托爾斯泰著
顧均正譯

一天，幾個小孩子在山谷裏發現一顆像麥子樣的東西，中央有一條凹槽，不過有鷄蛋那麼大。一個旅行的人看見了這東西，就出了一個小銀元買來，帶到城裏，當古董賣給國王。

國王召集了他的賢人，叫他們辨識這是什麼東西。賢人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還是一點頭尾都沒有。一天，恰巧這東西放在窗檻上，一隻母鷄飛起來啄着，啄成了一個洞，於是每一個人明白這是顆麥子。賢人們跑到國王跟前，去說道：

『這是一顆麥子。』

國王聽了這句話，好生詫異，他命令賢人們查出這種麥子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賢人們又絞盡腦汁去想，翻盡書籍去查，可是結果一無所獲。因此他們回

到國王跟前去說道：

『我們不能夠回答你，我們的書上沒有說起這東西，你只好去問農夫；也許他們曾經從他們父老那裏聽見過這樣大小的麥子，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因此國王傳令召集幾個極年老的農夫來見他；他的臣下找到了這樣的一個人，就同進來參見國王。這農夫年紀很大，駝腰曲背，面色灰白，牙齒已經脫光，撐了兩根拐杖，勉強搖搖擺擺的踱到國王跟前來。

國王把麥子給他看，但是老人差不多連看也看不見；他只能接過去用手來摸着。國王問他道：

『老人，你知道這樣的麥子生在什麼地方？你曾經買到過或則在田裏種着過這種麥子麼？』

老人耳朵很聾，對國王所說的話，聽起來不十分清楚，只能勉強會意。最後他答道：

『我的田裏從不曾種過這樣的麥子，我也不曾買到過這樣的麥子，當時我們買來的麥子，全是和現在的一樣小。不過你可以問我的父親，他也許曾經聽見過這樣的麥子是生在什麼地方。』

因此國王去召老人的父親，那個人就被尋着同到國王的面前。他來時撐着一根拐杖，國王把麥子給他看，這老農夫就望着仔細端詳了一會，因為他的目力還能夠觀看。然後國王問道：

『老人，你知道這樣的麥子生在什麼地方？你曾經買到過或則在田裏種着過這樣的麥子麼？』

這老人聽起來雖不便當，然而比起他的兒子來卻好得多了。他答道：

『我的田裏從沒有種過這樣的麥子，至於買呢，我從沒有買過什麼東西，因為在我的那時候，金錢還沒有通行哩。每一個都是自種自喫的，逢着急需的時候，就互相分與。我不知道這樣的麥子生在什麼地方。我們當時的麥子比現在的大，

可以磨成較多的粉，只是我從不曾見過像這樣大的麥子；然而我曾聽見我的父親說，在他的時候的麥子，比我們時候的還要大，可以磨成更多的粉。最好你去問他。」

因此國王去召這個老人的父親來，臣下又找着他，把他同到國王的跟前。他輕鬆地跑進來，並不用拐杖，他的目力也銳敏，他的聽覺很好，說起話來也明白清楚。國王把麥子給他看，這老公公望了望，接去在手裏翻了一翻身。

「我看見這樣好的麥子，已經很久了。」他說着就咬下一片來嘗了嘗滋味。

「正是這樣東西。」他接着說。

「老公公，」國王說：「這樣的麥子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老人答道：

「這樣的麥子，在我的時候，什麼地方都生着。我少年時候是喫這樣的麥子活命的，並且還要拿這些東西來給別人喫哩。我們種在田裏的，也是這樣的麥子。」

子。』

於是國王問道：

『老公公，那末這東西是你從什麼地方買來的呢？還是統是你自己種出來的？』

老人微笑。他答道：

『在我們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想到買賣麪包這種罪惡，我們不知道金錢。每一個人有自己的麥子，够自己的用途。』

國王說，『老公公，那麼你種這樣的麥子的田在那里呢？』

老人笑道：

『我的田地是上帝的田地。我所耕的地方，就是我的地方。土地是萬人共有的，沒有一個人據爲私產。據爲私有的只有工作。』

國王說：『再問你兩個問題：第一，爲什麼當時的土地生着這樣大的麥子，而

現在生不出來？第二，爲什麼你的孫子走路用兩根拐杖，你的兒子用一根拐杖，你自己不用拐杖，你的眼精很亮，你的牙齒很健，你的說話清楚好聽，這是怎麼着的？」

於是老人回答道：

『那是因爲人已經不靠自己的工作，而靠別人的工作活命的緣故在從前。人靠着上帝的法則。他們只用自己的東西，而不去貪求別人所生產的東西。』

選白貓

注 ① Tolstoy, Leo (1828—1910) 俄國大文學家，譯著有戰爭與和平，復活，藝術論，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哥薩克之囚人，黑暗之勢力，教育之果等。

二二二 巨漢與小孩

王爾德著 ①
朱樸譯

每天的下午，有許多小孩子從學堂裏出來，他們常常到巨漢的花園裏去遊

玩。

這是一個大而可愛的花園，有柔而綠的草；在草的上面，滿綴着很美麗的花，像天上的星似的，還有十二棵桃樹在春天的時候開出嬌嫩的粉紅花和珠白花，在秋天的時候結着很多的果。百鳥都坐在樹上唱着很悅耳的歌，使得這些小孩子常常停止他們的遊戲去細聽。『我們在此地多快樂！』他們互相的叫起來。

一天，巨漢回來了。他是到他的朋友 Cornish Ogre 處去的，在那裏住了七年。七年之後，他說盡他所要說的話，沒有什麼可以再說了，所以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裏來。當他到家的時候，他看見小孩們在花園裏遊玩。

『你們在那裏做什麼？』他用了很粗暴的聲音喊起來，小孩們都跑了。

『我自己的花園是我自己的花園。』巨漢說道，『這是誰都曉得的，除了我自己，我是一個人都不許他進來遊玩的。』所以他就在四周築一座高牆，立着一塊告白板，寫道：

『越入私地者有罪！』

他原來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巨漢。

可憐的小孩們現在沒有什麼地方去遊玩了。他們想到路上去頑，可是路上很污濁並且滿載着硬石子，這是他們所不喜歡的。當他們的功課完畢之後，他們常常的沿着那座高牆徘徊着，談到裏面那個美麗的花園。『我們從前在那裏面多快樂！』他們互相的說道。

春天來了，鄉野裏都有纖纖的花開着，纖纖的鳥唱着，獨有那個自私自利的巨漢的花園裏還依然是冬天。鳥因為沒有小孩們在那裏不高興唱了，樹也忘掉開花了，一次，一朵很美麗的花正從草裏抬起頭來，可是一見那塊對於小孩們很鬱抑的告白板，他就重複倒下去睡了。只有雪和霜是非常的欣慰，他們叫道：『春天忘掉這個花園了，我們要終年的住在這裏了。』雪把她的白大衫蓋在草上，霜把白銀色塗飾在樹上。他們再去邀請北風來和他們一塊兒住，他果然來了。他穿

了皮的衣服，鎮天在花園裏吼，把烟囪頂都吹下來了。『這是一塊極樂世界。』他們必定要把『雹冰也請來才好呢。』所以雹冰也來了。他每天總要在屋頂上鏗鏘的急響着二個小時，至少要等破碎了幾塊覆屋的石片，那麼然後就再在花園的四週用了他最快的速度跑，他的衣服是白的，呼吸好像冰。

『我不懂爲什麼春天來得這樣的晚。』自私自利的巨漢說道，當他坐在窗口望着他的寒冷而白色的花園裏的時候，『我希望這種天氣變呢。』

但是春天總不來，夏天也不來，秋天給無論何處的花園裏金黃的果子，可是自私自利的巨漢的花園裏一個都沒有給。『他是太自私自利了！』她說。所以那裏常常是冬天，北風哪，雹冰哪，霜和雪哪，一天到晚的在樹林裏跳舞。

一天早晨，巨漢正在床上醒着，忽然聽得和諧的音樂聲，這種聲音到他的耳朵裏這樣的好聽，他想這一定是皇帝的音樂家在外面經過。其實，這不過是一隻小梅花雀在他的窗外叫罷了，但是因爲他已經好久沒有聽得鳥唱，所以他以爲

這是世界上最好的音樂了。於是靄冰不在他的頭上跳舞了，北風也不叫吼了，一種微微的香味在開着的窗扉裏吹進來。『我想信春天終究來了。』巨漢說，他從床上跳起來，眼睛望着外面。

他看見些什麼？

他看見一樁頂頂奇怪的景象。小孩們都從牆上的一個小洞裏爬進來，坐在樹枝的上面。每棵樹上，他總可以看見一個小孩子。那些樹非常的歡喜，小孩們重回來，他們自己身上滿蓋着花，再舉起他們的手臂輕輕的在小孩們的頭上搖。鳥飛來飛去的啾啾，花在綠草叢中望着微微的笑。這是一樁可愛的景致，只有一隻角上還依然是冬天。這是花園裏最遠的一角，那裏立着一個小孩。他因為太小不能夠攀到樹枝上去，祇是繞着那樹苦苦的哭。可憐的樹依然還蓋着雪和霜，北風依然還在上吹和吼。『爬上去來，小孩！』樹說道，牠盡牠的能力把樹枝低下來；可是這個小孩實在太小了。

巨漢向外面一望，他的心就融化了。『我以前怎樣的自私自利！』他說道：『現在我明白爲什麼春天不來此地的緣故了。我要把這個可憐的小孩放到樹頂上去，再推倒這座圍牆，使得我的花園永久變成小孩們的遊戲場。』他實在非常的悔恨他從前所做的事。

所以他就下了樓去輕輕的開前門，走到花園裏。可是小孩們一見了他都非常的驚嚇跑掉了，花園又變成冬天。只有那個小孩沒有跑，因爲他的眼睛裏裝滿着眼淚沒有看見巨漢來。於是巨漢就偷偷的走到他的背後，輕輕的用兩隻手把他放在樹頂上。樹立刻開花，鳥飛來唱，小孩就伸出他的兩隻小手臂抱着巨漢的頭頸和他接了個吻。別的小孩們看見巨漢不是兇惡的，就重新跳進來，春天就也重隨着他們來了。『小孩們，現在這是你們的花園了，』巨漢說道。他拿了一柄大斧去斬倒牆頭。有人在十二點鐘時候走到市鎮上去，看見巨漢和小孩們正在這個最可愛的花園裏玩，這是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他們鎮天的在花園裏遊玩，到了晚上，就到巨漢處去告別。

『但是你們的小伴侶到那裏去了呢？』他說：『就是我把他抱到樹上去的那個小孩。』巨漢最愛他，因為他是和他接過一個吻的。

『我們不曉得，』小孩們說道：『他已經走掉了。』

『你們去和他說明天一定要到此地來的。』巨漢說。但是小孩們都說他們不曉得他住在什麼地方，並且從前從來沒有見過他。所以巨漢覺得很憂鬱。每天下午，當學堂裏散了課，小孩們總來和巨漢一同兒遊玩。但是那個巨漢所鍾愛的小孩從來沒有看見。巨漢對於那些小孩們都非常的和善，可是他很想念着他的第一個小朋友，所以常常談起他。

『我怎樣的喜歡去看見他啊！』他常常說。

一年年的過去，巨漢變成很老而衰頹了。他不能夠再遊玩了，所以他坐在一張大的臂椅裏，看着小孩們在遊戲，再羨慕他自己的花園。『我有許多美麗的

花，」他說：『可是小孩們是花中之王呢！』

一個冬天的早晨，他朝窗口望出去，當他在穿衣的時候，他現在不恨冬天了，因為他曉得這不過是春天睡着，花是休息着罷了。

忽然間他摩摩他的眼睛，面孔上現出驚奇的樣子，他望了再望。這是的確一樁奇怪的景象：在花園裏的最遠角上，有一顆樹滿蓋着嬌娜白色的花，樹枝都是金色，掛着銀色的果子，下面立着他所愛的那個小孩。

巨漢跑下樓去，裝滿着快樂，他急急的走過草地到小孩處去，當他走了很近，他的面孔變了怒紅的，說道：『誰敢傷他的？』因為在小孩的手掌上有兩個釘痕，還有兩個在他很小的腳上。

『誰敢傷你的？』巨漢喊道，『告訴我，我可以拿我的劍去殺他。』

『不！』小孩回答道，『這不過是愛情的損傷罷了。』

『你是誰？』巨漢說道，他忽然起了一種奇異的敬畏心，他就跪在小孩的面

前。

小孩就微微的對巨漢笑道：『你讓我在你的花園裏再遊玩一次，今天，我將要同你到我的花園裏去，那裏就是天國。』

小孩們下午跑進花園裏去，他們看見巨漢死在樹的下面，滿身蓋着白花。

選模範童話讀本

注 ① Wildo Oscar (1856—1900)，英國詩人及童話家。有獄中記，安樂王子，沙樂美等。

一三三 小石塊的故事

蘆谷蘆村作 ①
亦 非譯

在一條河流的堤下，有一塊青石和黑石，混雜在許多散石塊的中間。牠倆是從很遠的山上沖上來的；當牠倆沖下來時，不知道經過了幾十年，幾百年，終於滾到了這個地方。近來因為好久不曾有洪水，水只在河的中央流着，不大流到堤下來，所以那兩塊石塊和別的同伴們，大家凝然不動，歇在那裏，已有一年光景了。

後來，石塊和石塊之間，不知在什麼時候起，生了野草，開了柔和的小花。堤的上面，也時常有蝗蟲和蚱蜢飛來。

『太冷靜了，我很想改變我們的環境。』有一天青石向黑石說。

『唔，的確是太冷靜了。想到從山上沖下來的時候，和被洪水沖到連目的地也不知道的事，覺得像夢一般！』黑石回答說。

『我對於過於單調的生活，已經過厭了。長年只安居在一處地方，這並不是十分愉快的事。我覺得倘使變成像那蝗蟲和蚱蜢，無論什麼時候，都能隨意飛動，那多麼好啊！』青石接着說。

『別胡說！石塊凝然不動，是自然的性質。石塊想學飛蟲的榜樣，這是妄想的事。能够這樣凝然不動地安居着，便是萬幸了。不要胡思亂想！』黑石像深思熟慮一般地這樣說。

『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凝然不動，未必是好的！在我們故鄉山上許多水晶和

瑪瑙，都到都市裏去，有的變成小姐們的髮簪，有的變成腰帶，有的變成指環，有的變成哥兒們裝飾用的珠串，到處流動，看看美麗的東西，度着有趣的生活。據說，也有變成假山，被擺飾在宏壯的客廳裏，便是我，倘使能發着美麗的光澤，能夠到都市裏去，那麼，說不定也會被帶在小姐們的手上的。我因為在長期間已是很辛苦了，所以很願意有那樣的遭遇。」

『你的話，或許也是對的，可是我們除出服從命運之外，是沒有方法的。』

『我很想即刻有誰來把我拾起，帶我到都市裏去。老是這般的一動也不動，留在這裏，實在太單調了！而且倘使忽然發生大洪水，把我沖到沒有邊際的大海裏去，那就終身沒有出頭的日子了。』青石很留意地說。

黑石因為整天被溫暖的秋天的陽光照着，覺得非常舒適，所以恰像在夢中。他聽着青石的話，同時，不知在什麼時候竟睡着了。

可是，青石所希望的，卻出於意料地即刻實現了。

河旁的岸灘上，忽然沙沙的發着聲音，一天，有很多工人不知從什麼地方走了來，從堤上到河旁的岸灘，鋪着軌道。有許多小車在軌道上走着，一羣工人用着很大的鐵鏟鏟起灘上的石塊，投進小車裏，把牠們運到堤上去，再裝在火車裏，運到都市上去。

『唔，到都市去的機會，終究來了。我可以會見在故鄉很要好的水晶和瑪瑙了。而且，還可以變成好看的指環或腰帶，成爲小姐們的朋友，可以到大商店裏去買東西，又可以看戲去。多多快樂啊！——唉！爲什麼還不趕快來鏟我呢？』

青石每天只是巴望被裝進小車裏去。黑石因爲生性歡喜安靜，所以如今旁邊這樣騷亂，便更加默然不作聲了。

有一天，工人用鐵鏟把黑石和青石，一起鏟走了。

在『哎呀』一聲之間，那些碎石塊被投到小車上。但黑石不知因了什麼機緣，從鐵鏟上落下，跌在堤旁的草叢裏。工人對於跌在草叢裏的小石塊，看也不看。

『什麼，黑石君，你到那裏去了呢？』青石大聲地叫起來，但一點兒回音也沒有。

『被遺落了，真是可憐哩！許多同伴都被帶到都市去，只有一個被遺落了，那真是可憐的事！』青石很可憐黑石。

不久，小車動起來了，頃刻之間，青石便蓋裝在火車裏，懷着豐富的空想。

青石在未到很遠的都市之前，一直在很長的軌道上被震動着，想到將被裝飾在美麗的小姐們的手上，或頭上，雖是冰冷堅硬的青石，也覺得有些飄飄然了。青石不知道被帶到什麼地方去。第二天的早晨，牠和許多同伴，同被投在一條很闊的路旁，便有一把大的鐵鏟，把那些石塊鏟出來，混着砂，水，門汀和水，胡亂地攪拌着。

『什麼？這是什麼一回事？』青石完全失了神志，發怒地說，滿身染着灰泥。

『究竟把我們怎樣呢？即使野蠻不講理，也得有相當的程度；難道是，我不是

到珠寶店裏去的嗎？」青石獨自個說。

鐵錘更加攪動得厲害了。青石完全被灰泥塗滿了，不久，牠被鋪在街上，上面又被用蓆子蓋住了。

青石疲乏無力，口也不能開，只得悶心不響，不久，很奇妙的，牠的身體周圍，慢慢地硬了起來，雖然以前本來是堅硬的石塊，但覺得比以前更硬了。

不久，蓆子拿去，有平底的石柱在青石的頭上撫摸着；溫和的陽光，也照在牠的上面。

『奇怪！我變成什麼東西了？』青石看看自己的姿態，原來牠已經被工人鋪在街上了。

『什麼？』青石惘然若失，不知如何是好。

後來，經過了不知幾十年，不知有幾萬幾十萬的人，走過那塊青石。有時是可愛的小孩子，跳着走過牠的上面；有時，是賣夜報的少年，很匆促地奔過牠的上面；

有時，是年輕的夫婦，攜着手，跨着幸福的脚步，踏過牠的上面；有時，是可憐的乞丐，穿着破了的鞋走過；有時，因為那城市裏發生了戰事，許多笨重的礮車，轆轤轆轤地走過牠的上面。

青石看見許多人們的腳，覺得很愉快。

自己成爲人們所行走的街道，這可比一切更爲愉快的事。青石並不是誰的專有物，是爲大衆的東西；而且，牠又是在支持他們的腳。青石不再羨慕水晶和瑪瑙的命運了。牠也不再羨慕那在河旁岸灘上享受安靜的黑石了。

『我是在度着最有意義的生活！』青石這樣說，接着又說：『可是，那黑石從前所說的話，的確是真的！凝然不動，可說是石塊的自然。像我這樣凝然不動的石塊，該是不會有的吧！』青石想着，想着，又向上探望走過的人們的腳。

選小朋友

注 亦非，現代童話家，餘未詳。

二四 星兒們的談話

小川未明作
亦 非譯

一個很冷很冷的冬天的夜間，天空明淨澄潔，像磨光了的鏡子；雲也沒有，風也只是微微地吹着，吁！吁！發出啜泣樣的細聲。

從很遠的星世界，向下界的地球看着，地球已經包藏在霜的裏面了。

水車場上的車子，不再嚼轆嚼轆的轉了，已經停了。還有，老是潺潺地流着的河水，也已停着不動了。都因為寒冷的緣故，凍得凝結了；就是在田地上，都鋪了一層冰。

『地球上沒有一點兒聲音，看來似乎很冷吧？』這時候，有一顆星這樣說。

散居在天空間的星兒們，原是不大談話的，因為若不是這樣寒冷的冬夜，沒有雲，風也不吹，他們不會互相交談的。

沒有一點兒聲音，天空又很澄清的夜裏，星兒們最爲喜歡，因為他們是不喜

歡騷亂的。

『在這個時候，無論誰，怕不會在這寒冷中起來的吧？森林在睡，住在山裏的野獸，怕也是走到洞裏在睡吧？棲息在水中的魚，也一定是蜷伏在什麼東西的下面吧？凡是生存着的一切東西，都是在安眠着吧？』一顆星這樣說。

這時，一顆小小的星向着在那邊閃爍着的說：『那裏！現在正在有許多人在起來！我看見一家貧苦的人家，那兩個孩子，因為白天裏的疲勞而恬靜地熟睡着。一個是姊姊，在工廠裏做工；一個是弟弟，在電車路的轉角處賣報紙。他們都很聽從母親的話。這兩個孩子，雖然年紀都還很小，但都出外去工作，因為要補助家用。母親抱着一個喫奶的小孩在睡。可是奶卻很少，小孩一到夜裏，便要吃奶，現在，母親正在這半夜中起來，用火鉢在煮牛奶。』

『那兩個孩子，想必是在做夢吧？要是做夢，我要給他們做一個快樂的夢。』
另外一顆星說。

『不姊姊是在做着遊公園的夢。因為是春天，所以在花壇裏，開着各色各樣的花。他們正在討論那花的名稱。露在棉被外面的臉，浮着一層柔和的微笑。這姊妹現在是很幸福的。』那顆柔和的星這樣回答。

『那麼，那個弟弟在做什麼夢呢？』另一顆星又這樣問。

『那孩子在昨天，像平日一般地正站在電車站上賣報紙，不知從什麼地方走來了一隻很大的狗，突然向他狂叫，他嚇得了不得。這一件事，還印在他的腦經裏，所以現在正在做着一個被狗追趕的夢，悲傷地哭着，天真的面上流着眼淚。暗淡的燈光正照在他的面上。』那顆柔和的星這樣回答。

這時，一向沉默着的在遠方的一顆星，忽然開口說道：『那孩子，不是太可憐了嗎？應該怎樣纔好呢？』

『我已經輕輕地把他喚醒了；而且，我已使他知道這不過是一個夢。後來那孩子便安靜地睡着。』那顆柔和的星這樣回答。

於是，星兒們對於那兩個孩子，似乎現出安心的樣子，但對於在這寒夜中起來煮牛奶的可憐的母親覺得非常悲傷。

星兒們暫時守着沉默，可是突然有一顆星問道：『另外可還有在工作着的東西嗎？』

這是一顆眼睛看不見東西，專司運命的星。

另有一顆星回答說：『火車正在這深夜中走着。』

真的，只有火車，無論怎樣寒冷的夜間，不問風吹落雨，牠是毫不休息地工作着的。

『火車正在走着嗎？』那瞎眼的星這樣地反問。

『是的，火車正在走着。從市鎮上走向荒涼的曠野地方去，又從曠野地方走向山谷裏去，牠毫不休息，只是走着。坐在車裏的那些搭客，多半是到遠地方去的，這些人，都很疲倦，都在打瞌睡，可是，只有火車，卻毫不休息地奔走着。』

『火車這樣奔走，身體不覺得疲乏嗎？』那顆專司運命的星說着，便把頭垂下了。

『因為牠的身體是鐵做的，所以不會覺得疲倦。』另一顆柔和的星這樣說。聽了這話，專司運命的星，便全身發起抖來，接着，又發出了一陣可怕，又極淒慘的光芒。牠像感得一件不愜意的事情。

『在這宇宙中，竟會有那樣堅強的，不知疲乏的鐵嗎？我簡直一點不知道。』那顆瞎眼的星高聲的說。牠似乎認為鐵的存在，對牠作着反抗的樣子。

這時，那顆柔和的星便說道：『你專司一切東西的運命，火車怎能反抗呢？火車和鐵路，雖是用鐵做成的，但過了相當的歲月，也會消滅的。一切事物，都會被你所征服。在這宇宙間，對於你不恐懼的東西，恐怕沒有的吧？』

聽了這話，專司運命的星便很愉快地微笑了。接着，又點了幾下頭。過了一會兒，天空中似乎起風了，東方已在一點一點地放白了。

星兒們暫時守着沉默，但在這時，忽然有一顆星問道：『還有別的奇異的事嗎？』

本來熱心地守護着地球的那顆柔和的星便這樣說：『現在，有兩家工廠的煙囪，互相競爭每天早晨誰先發聲。』

『那是一件有趣的事。那二個煙囪，正在爭論嗎？』

在新開闢的地方，有兩家工廠並列着。一家是紡織廠，一家是造紙廠。當每天朝晨五點鐘的時候便放汽管，但這兩家工廠的汽管，老是一前一後，同時放的。

這兩家工廠的屋頂上，都聳立着一個高高的煙囪，在繁星輝煌的天空中，兩個煙囪都高高地把頭抬着。這天早晨，這兩個煙囪又在爭論究竟昨天誰的汽管先放聲。

『是這個工廠的汽管先放聲。』造紙廠的煙囪說。

『不是，是我這裏的工廠先放聲。』紡織廠的煙囪說。

最後，這場爭論便毫無結果的停止了。

『且看今天究竟那一邊先放，你留心着吧！』造紙廠的煙囪生了氣，向紡織廠的煙囪這樣說。

『你也好好地留心着吧！然而，單是我們兩人，這裁判是不中用的，要是沒有一個可靠的證人，仍舊是一場無結果的爭論罷了。』紡織廠的煙囪說。

『那是實在的。』

這兩個煙囪所談的話，在天空中的那顆柔和的星，是完全聽見的。

『那兩個煙囪爭論的問題，希望一位裁判的人呢。』那顆柔和的星向同伴說。

『在工廠的附近，沒有一個給牠們裁判的人嗎？』

『在這寒冷的朝上，一早就起來的人，怕是沒有的吧？大家都躺在床上，把身體縮在棉被裏，誰來注意這汽管的聲音呢！注意到這聲音的祇是那些窮人，每天

很早就要到工廠裏去做工！

『不錯，那邊貧窮人家的兩個孩子，都已經把眼睛睜開了。』

星兒們講完了話，也只有那顆柔和的星，還是定睛地守護着世界。

這時，那一個姊姊和一個弟弟，兩人都在床上把眼睛睜開了。

『天色已經即刻要亮了！』弟弟向姊姊說。

『今天早晨，仍舊要到電車站去賣報紙啊！』弟弟想起了昨夜被狗追趕的夢境。

『那造紙廠或紡織廠的汽管一叫，就是五點鐘了。弟弟，你聽得汽管的叫聲，就起來吧！姊姊因為要煮飯，已經起來穿衣裳了。』姊姊說。

這時，母親已經先起來了。姊姊着好了衣裳，走到竈邊，母親說，『今天冷得很，你再在床上睡一會吧。媽媽在煮飯，煮好了就來叫你。你再去睡一會吧！工廠裏的汽管還沒有叫呢！』

『媽媽，小弟弟睡得很熟呢！』姊姊說。『因爲天冷，哭得很厲害呢！現在好容易才算睡着了。』母親回答。

姊姊並沒有到床上去睡覺，她就幫助母親一同在竈間煮飯。

地上白皚皚地鋪滿了霜，到處漸漸有人動作的響聲，星光逐漸黯淡，太陽也就慢慢的露面了。

選小朋友

注 ①小川未明，(1882—)日本革命家，著作甚多。

第六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童話四篇。以托爾斯泰代表俄國底童話作家，以王爾德代表英國底童話作家，以蘆谷蘆村，小川未明代表日本底童話作家。參考前册第六學程及本册第三學程中的童話而研究之，童話底形式與內容，可以得其大概了。

二、作法：小說(B)。

(3) 長篇，中篇，短篇。

(參華林一譯小說法程第十章，高明譯小說的創作及鑑賞第七章。)

(4) 小說與戲劇與詩。

(參華林一譯小說法程第九章，湯澄波譯小說的研究第二章第三章。)

(5) 小說家底修養。

(參湯澄波譯小說的研究第八章，高明譯小說的創作與鑑賞第十三章。)

三、教學注意：

(1) 提示小說與童話底區別；

(2) 參讀天方夜談（奚若譯，葉紹鈞譯，商務。）

二二五 養氣章

孟子○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

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

人有闕其苗之不長而握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握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

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敢問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注 ○見第三册第二十五篇注一。

二二六 學記

禮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誨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①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②其始也。入學鼓篋，^③孫其業也。夏楚二物，^④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⑤游其志也。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

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歲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④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⑤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⑥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悛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

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之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答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

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㉑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㉒良弓之子，必學爲箕。^㉓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注 ㉑ 兗命，尙書篇名，今亡。 ㉒ 原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埳。」

㉓ 原注：「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 ㉔ 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

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 ㉕ 原注：「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 ㉖ 原

注：「夏稻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撲撻犯禮者。」
 ㊶原注：「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
 ㊷原注：「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
 ㊸原注：「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
 ㊹佛，同拂。
 ㊺原注：「庸，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於己。」
 ㊻原注：「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
 ㊼原注：「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爲裘。」
 ㊽原注：仍見其家橈角幹也。橈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爲楊之柳箕。」

二七 祭亡妹文

彭兆蓀

維嘉慶二十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期功兄兆蓀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妹湘蘅之靈。

嗟呼！吾妹，汝竟長往。斷手折足，無逾此哀。汝素羸病，屢危而安。今茲綿頓，猶冀

全活。冥茫真宰，遽際斯酷。吾門凋單，連喪兄弟。同母惟汝，又棄我去。獨存奚樂，觸懷皆傷。汝七齡時，隨父官舍。夙秉神慧，識悟超絕。綺襦釵鐸，閨閣所翫。視如土苴。獨耽詩書，旁擅繪事。其於文字流別，古人性情，妙解默契，有過於吾。訓遵無儀，深自韜匿。長歸於沈，門穹族大。汝能承順，譽孚親疎。既而衰落，餐茹荼蓼。人所不堪，何況非習。而汝怡然，黽勉無愆。相夫勗子，俾忘其貧。名列舉選，聲聞光著。一門熙熙。在約而泰，支拄艱阨。功歸汝身，心謂淑德，宜膺昌延。何天不祐，奪汝之速！

嗚呼！理數，究何可憑。我父我母，愛汝尤鍾。孝亦汝摯，懿質微行，足光我家。九原先靈，今見當慰。我丁孤露，與汝同苦。胥疏奔走，僅而獲存。比十餘年，未得迓汝。汝每思歸，言輒於邑。追思痛疚，但呼負負。汝嫂之亡，汝哭甚哀。我恐汝病，轉相慰喻。豈期汝喪，纔距十月。家有季弟，長未見汝。書來極悲，矧在於我。我生不辰，憂患叢集。年垂始衰，積若老髦。未知於世，復得幾時。既已哭汝，行復自念。我無似續，煢然孤危。汝雖先逝，門業有賴。冥途思我，必還累歎。汝病方劇，我客大府。出入之限，略等關圍。省視

湯藥，祇得數面。咫尺間阻，未視彌留。聞耗馳慟，亦復何及。汝逝之夕，節樓鼓嚴。戒閣留鑰，哭汝而返。展轉夜闌，魂入我夢。彷彿言別，覺而滂沱。稠人衆中，強勉酬答。空齋靜念，淚曷能制？茲距汝歿，廿有八日。雪涕致奠，悲不成文。九地九天，汝於何所。靈當來歆，鑒我酸慟。

選國朝文錄

注 ○彭兆蓀，字湘涵，又字甘亭。清太倉人。有《小謨觴館集》。

二八 祭仲弟文

李慈銘 ○

維年月日，兄慈銘以酒果羹肴，哀薦於仲弟琴舫之靈。曰：

『嗚呼！我聞爾訃，至今五日。距爾之卒，八旬已畢。疑誤，疑真，如夢，如厭。三妹書來，云爾暴亡；仲秋十九，來召巫陽。○豈果非病，卒然以僵。惟爾年來，飢寒孔迫；神瘁形尪，多病寡食。理不久支，一旦而蹶。嗚呼痛哉！』

「我祖我父，強仕未臻；爾之弱羸，已過厥齡；及今未艾，遂亦委形。爾生三男，三殤以次，亦有兩嬰，未睟而死；今止一星，亦竟無子。嗚呼痛哉！」

「辛未別爾，於今七年。屢書相告，期我南旋，竟不我待，期之黃泉。今春有書，欲來依我，我亦思歸，遂循屢左，憚爾遠行，拒而未可。我案①落第，窮弗知還，故違爾意，莫恤爾艱；至斯永訣，視息何言！嗚呼痛哉！」

「惟爾之生，見愛考妣，讀書作文，敏而有體，不獲一裕，②以布衣止。我厄於世，爾爲我悲，謂道之喪，謂家之衰，謂學無益，爲身之災。爾居柯山，③牛宮，④一畝，冬雪覆衾，夏曦裂牖。誰來視爾，諸苦備受。爾性素介，從不乞憐；雖在兄弟，不貸一錢。竟以致死，何辜於天？嗚呼痛哉！」

「爾餒不知，爾病不告；及爾之終，亦不我報；音容永隔，生死孰弔？想爾委化，滿日悽然；床穿席破，敝袍弗完；桐棺三寸，遽棄荒山。我雖固窮，竊臬官籍；出有車馬，居安寢食；忍爾致此，慟哭何及！嗚呼痛哉！」

『丙辰之冬，喪我叔弟；及歲丙寅，遂哭先妣。今茲丁丑，死喪孔邇。使我母在，爾何至此。嗚呼痛哉！』

『生未我卽，歿儻我依。魂兮不沫，來至帝畿。冽風刺骨，朔雪霑肌。有酒一壺，肴肴四簋；肴充爾腸，酒煖爾體。爾衍⑤爾宴，爾心則喜。爾來降食，不聞爾聲。同槃共几，慟絕平生。紙錢數陌，以畢我情。嗚呼痛哉！』尙饗。

選湖塘林館駢體文鈔

注 ①李慈銘（1829—1894），字純客，號悉伯，清紹興人。官山西道監察御史。聞中日事起，敗聞

至，感憤而死。有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華絳樹閣詩初集，越縵堂日記等。②巫陽，古善占筮人名，見

楚辭。③桑，與累同。④詩：『青青子衿』。謂學子之衣青領也。故沿稱秀才爲青衿，亦省稱衿。⑤

柯山，未詳。⑥牛宮，畜牛之所也。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桑里東，今舍而西者。故吳所畜牛羊豕豚雞，名爲牛宮。』⑦衍，音侃，樂也。詩：『嘉賓式燕以衍。』

第七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諸子文兩篇，應用文兩篇。第二五篇，爲孟子底養心學說；第二六篇，爲孔子底教育學說；與第三册第七學程第二五二六兩篇合而讀之，自可得孔孟學說底大凡。第二七二八兩篇，是發抒悲哀之情的應用文的好例。

二、作法：文法，助詞。

助詞底種類：

(A) 語首助詞——「於」，「爰」，「越」，「粵」，「曰」，「聿」，「惟」，「云」，「伊」，「抑」，「言」，「誕」，「若」，「丕」，「攸」，「夫」等；

(B) 語中助詞——「厥」，「其」，「居」，「只」，「曰」，「彼」，「聿」等。

(C) 語末助語——「也」，「矣」，「焉」，「乎」，「與」，「哉」，「邪」，「爾」，「者」，「諸」，「耳」，「而」，「然」，「斯」，「只」，「夫」，「已」，「兮」，「且」，「些」等。

(參馬氏文通卷九，九之一至九之五。章士釗中等國文典第九章，陳承澤國文法草創十一，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第九章。)

三、教學注意：

(1) 提示本學程各篇中的助詞及其用法。

(2) 參讀下列各書。

孔門一貫哲學概論 (蘭自我, 商務)

孔子 (陳彬龢譯, 商務)

論語集解 (四部叢刊本)

孟子學案 (郎擎霄, 商務)

孟子 (四部叢刊本)

二九 柏舉之戰

左傳[⊙]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真轅寘阨。子濟漢而伐之，

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

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⑤子山^⑥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郢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

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④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⑤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⑥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

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⑤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注 ①左傳，左丘明撰。丘明魯人，爲魯太史。相傳爲左史倚相之後。後人因其失明，稱爲「盲左」。

有左氏春秋及國語。左傳所述事跡，皆徵國史，故說春秋，必以是爲根據。②原注：禹貢漢水至大別，

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③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東北地。④瓦，子常名。⑤清發，水名。

⑥季芊，畏我，皆平王女。⑦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⑧子山，吳王子。⑨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

⑩鳩，安集也。竟音境。⑪復，報也。⑫見詩秦風無衣章。

三〇 伯莒之戰

公羊傳①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

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

於是止。

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迺，古之道也。」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伯舉之戰

穀梁傳○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舉其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

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

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注

○公羊傳，公羊高撰。公羊高，齊人，子夏弟子。

○時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

○穀梁傳，穀

梁赤撰。穀梁赤，戰國秦人。子夏弟子。

三一 賀新涼遊西湖有感

文及翁○

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石盡，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滿江紅

吳 易^①

斗大江山，經幾度興亡事業。瞥眼處英雄成敗，底須重說。香水錦帆歌舞罷，虎邱鶴市精靈歇。尙翻來吳越舊春秋，傷心切！
伍胥恥，荆城雪。申胥恨，秦庭咽。羞比肩種蠡，一時人傑。花月烟橫西子黛，魚龍沫歎鴟夷血。到而今薪膽向誰論，衝冠髮。

選明詞綜

注 ①文及翁，字時學，號本心，宋蘇州人，徙居吳興，有文集。 ②見第三冊第三十六篇注十。

③晉祖逖，字士雅。元帝時，爲豫州刺史。渡江擊楫，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 ④礪溪，在今陝西寶雞縣東南。呂氏春秋謂呂太公釣隱於此。 ⑤傅巖，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史謂殷高宗得傅說於此。 ⑥林逋，字君復，號和靖，宋錢塘人。嘗結廬於西湖之孤山，約梅爲伴。 ⑦吳易，字日生，明吳江人。崇禎官尙書。明亡殉節。有南湖倡和詞。

三三一 六州歌頭

張孝祥○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閒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千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選自詞綜

二郎神

朱一是○

岷峨萬里，見渺渺水流東去。指遠近關山，參差宮闕，起滅長空煙霧。南望滄溟天邊影，辨不出微茫盡處。嘆三楚英雄，六朝王霸，消沉無數。從古長江天塹，飛艫

難渡。自玉樹。③歌殘，金蓮。④舞罷，條忽飛鳥走兔。燕子堂前，鳳凰臺畔，冷落丹楓白露。但坐看狎鷗隨浪，漁父扁舟朝暮。

選明詞綜

注

①張孝祥，字安國，宋歷陽人，有于湖居士集。

②朱一是，字近修，清海寧人。明亡，披緇衣授

徒。有爲可堂集。

③陳後主宴飲時，使人賦新詩，采其尤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後分爲二，

玉樹別爲一曲。④南史「東昏侯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第八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文三篇，詞四首。文學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以便作比較教學；詞舉文及翁，吳易，張

孝祥，朱一是諸家，內容仍以慷慨悲歌，可以激發情感者爲主。

二、作法：詞（B）。

（3）詞底派別（上）——宋。

（4）詞底派別（下）——元明以下。

(參龍沐勛中國韻文史下篇第十章至第十四章，胡雲翼宋詞研究上篇八，吳梅詞學通論第六卷至第九章。)

三、教學注意：

(1) 提示三一、三二兩課中的詞法；

(2) 提示春秋三傳底詞異。

三三三 張巡死守睢陽

胡林翼^①

三月，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旣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秋七月，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旣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

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柵閣，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鑊，鑊末置大鏡，搗其鉤頭，以革草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鑊。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知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尙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旣拔，卽及

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爲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瑄爲相，惡賀蘭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尙相救恤，况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

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冬十月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

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閻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狠，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

節選讀史兵略

注 ○胡林翼，字貺生，號潤芝，清益陽人。有讀史兵略及奏疏文集。

三四 徽欽北狩

宣和遺事○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粘罕遣人入城朝賀，頗爲不禮。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廿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臬，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鑲鈿等星銖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動輒殺害，刑及無辜。廿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書曰：『今兩國』

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軍前面議可否，申奏。」廿九日，金人復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賫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梁，二帝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皇爲天水郡王，少帝爲天水郡公，於東宮外築臺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兩人到軍前共議，申奏。」金使又言：「國相元帥數數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且福，逆則禍，陛下爲臣所誤，以至於此，尙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况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兩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郎遊麗將甲兵騎七百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帝登門。郎遊麗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主，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遣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指揮。」帝曰：「已降指揮，今

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請求也。」復白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盡，乃於宮中需索得金環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人扼車駕曰：「陛下不可輕出；若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曰：「皇帝本爲兩國生靈，屈己求和，今幸虜營，且去暮返，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瓦礫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帝於小室曰：「元帥睡尙未起，可俟於此。」容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主。」帝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酋長，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坐。帝面西，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以侍。帝祇應只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國詔書，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願何事不可。」粘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旣如

此，請國王歸幕，等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三時間，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噓不能食。夜闌，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泣涕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發表。」引帝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視之，其詞曰：「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爲君，敢不從命。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問。候允從日，別具申請書。」後復請帝署名，帝從之。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西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起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盃。紫衣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

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尙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尙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寢。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早來紫衣，乃北國皇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爲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上，今暫來此，要往來東京，取選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北去也！」少刻，天明。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杯連四五盞，帝亦舉一二杯。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安心也！」揖而去。上在幕中五日，累欲歸。粘罕止之，且言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有吏持文書如案牘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侃也。粘罕使人謂士侃曰：「今命汝入城，可說與你南國宰相，於趙姓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名，密地申奏，以準備金國皇帝聖旨到來，別立賢君。」言訖，指揮退去。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於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

於其中作二主宮，宜速置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個樂人，是大宋人，今日獻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至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幕門，遙見禁衛列於外，車駕入城。金人剽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凡七日，帝往擷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賢爲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爲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即康王母也，言曰：「二宮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

必未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三月初四日，粘罕遣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及遣人促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請帝先至。」初五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王。」遣人持詔書授帝，遙遠不復可辯。使人降至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路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涕泣而已。至暮，番奴持食肉一盤，酒一瓶，於帝前曰：「食之！食之！」（嗟來之食）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凳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窗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其哀。後有毛鷹因過龍德故宮，有感而賦詩一首，詩曰：

『萬里鑿輿去不還，

故宮風物尙依然！

四圍錦繡山河地，

一片雲霞洞府天。

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非煙。

古來國破皆如此，

誰念經營二百年？

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纍纍至軍中，日夜不絕。上皇與帝異居，皇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十六日，上皇方得與少帝相見，共居一室。時風寒，夜宿竹簟，侍御人取茅及黍穰作焰，與二帝同坐，向火至天明。粘罕令左右將青袍，迫二帝易服，又以常服迫二后易服。李若水是時從少帝扈駕至北，因抗言立爭，罵虜不屈，虜殺之。粘罕謂羣胡曰：『大遼之亡，死節之人甚衆，南朝惟有李侍郎一』

人而已！』及葬，得一詩於衣襟，詩曰：

『胡馬南來久不歸，

山河殘破一身微。

功名誤我等雲過，

歲月驚人還雪飛。①

每事恐遺千古恨，

此身甘與衆人違。

艱難重有君親念，

血淚斑斑滿客衣。』

注

①宣和遺事，宋諱詞小說，共四集。從堯舜起略敘歷代興亡，然後入正文詳說徽宗，欽宗，高

宗三朝事實至高宗定都臨安止。宣和高宗年號。

②靖康，欽宗年號。

③雪飛，言髮白也。

三五 眞珠簾

陸游○

山村水館參差路，感羈游，正似殘春風絮。掠地穿簾，知是竟歸何處。鏡裏新霜，空自憫，問幾時鸞臺鰲署。遲暮，謾憑高懷遠，書空獨語。自古儒冠多誤。悔當年，早不扁舟歸去。醉下白蘋洲，看夕陽鷗鷺。菰菜鱸魚都棄了，只換得青衫塵土。休顧，早收身江上，一簑烟雨。

選自詞綜

摸魚兒

葛長庚○

問滄江舊盟鷗鷺，年來景物誰主？悠悠容鬢知何事，吹滿西風塵土。渾未悟，自許；功名談笑侯千戶。春衫戲舞，怕三徑都荒，一犁未把，猿鶴笑君誤。君且住。未必心期盡負，江山秋事如許。月明風靜萍花路，欹枕試聽，鳴櫓還又去。道喚取陶泓。

○要草歸來賦。相思最苦，是野水連天，漁榔四起，蓑笠占烟雨。

選自詞綜

注 ○見第二册第二十九篇注一。 ○葛長庚，字如晦，號海瓊子，宋閩清人。家瓊州。後隱武夷

山。有海瓊集，道德寶章，羅浮山志。 ○陶泓，韓愈毛穎傳：『與弘農陶泓友善。』假設之人，指硯也。故

硯有以陶爲之者。

三六 賀新郎 別茂嘉十二弟

辛棄疾 ○

綠樹聽鶯鳩。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

選自詞綜

雨中花 懷劉改之

蘇 洞 ①

十載尊前，放歌起舞，人間酒戶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高秋。世事幾如人意，
 冠還負身謀。嘆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侯。榆關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神
 州。應悵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隴水寂寥傳恨，淮山宛轉供愁。這回休也，燕鴻南北，
 長隔英游。

選自詞綜

注

①辛棄疾(1140—1207)，字幼安，號稼軒。宋歷城人。有稼軒集，稼軒詞等。
 ②蘇洞，字召叟，

宋紹興山陰人。爲詩鑿刻淬練。有冷然齋集。

第九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文兩篇，詞四首。文爲逸事，屬敘事文中之一體，內容一礪節義，一紀國恥。詞旨同

前學程。

二、作法：文法，嘆詞。

嘆詞底程類。

(A) 表驚訝或讚嘆——「於」，「烏」，「惡」，「愈」，「猗」，「吁」，「嚇」，「嘖」，「於乎」，「嗚呼」，「烏乎」等。

(B) 表傷感或痛惜——「噫」，「嘻」，「唉」，「噫嘻」等。

(C) 表憤怒或鄙斥——「咈」，「嗟」，「嗟嗟」，「嗟乎」，「訾」，「猝」，「咄」等。

(D) 表呼問或應諾——「唯」，「諾」，「兪」，「都」等。

(參馬氏文通卷九，九之七，陳承澤國文法草創十二，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第十章，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第十八章。)

三、教學注意：

(1) 提示語文嘆詞底比較；

(2) 參讀龍沐勛中國韻文史下篇第十一章民族詞人之興起。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八版

(48004.6D)

師範學校
教科書

國文六冊

第四冊定價國幣陸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編纂者

何 炳 松
孫 偃 工

發行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書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